



【编者的话】

等了 130 年，美国国会道歉了。

6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正式以立法形式对 1882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表达歉意。消息一出，即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引发热议。有媒体称之为“华裔政治力量觉醒的胜利”，认为这是中国崛起的又一力证；亦有人视之为美国民权运动发展的必然，赞扬此举对消除种族歧视、正视历史错误的积极意义。



多数中国人对这部法案是陌生的。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政府名义排斥特定种族的法案。在该法案存在的六十年间，中国人成为唯一不能移民美国的族群。

为何以自由、民主立国的美利坚当初会通过这样的种族歧视法案？为何又会在 130 年后的今天道歉？这声道歉对于今天的华人世界有何影响和启示？本期 1510 周刊，将详细解析美国《排华法案》，进而探讨有关种族歧视的话题。

1882 年《排华法案》缘何产生？译言网的文章描绘了 1877 年旧金山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和暴力事件。这种排华情绪很快在全美蔓延开来。在《<排华法案>：中美交往史上屈辱的一页》一文中，黄薇回顾了种族矛盾如何从局部事件演变为全国性立法，其过程不仅涉及民众情绪，亦夹杂党派斗争与政治博弈。

法案的废除与道歉决议的通过更离不开政治运作。《薛海培：这一声道歉等了 129 年》描述华人议员对推动道歉决议所做的努力，刘作奎和王文则强调华人政治力量崛起和美国政治策略转变对每个历史结点产生的影响。

那么，这迟到的道歉究竟有多大意义？在刘洪波看来，“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的背后，都有公民活动的铺垫，也意味着社会认识的进步。谌旭彬则提出“别忙着赞美，美国众议院表达的是遗憾，不是道歉。”王文认为道歉值得肯定，但无须拔高。唯有当这段历史进入美国教科书，才能真正防止悲剧重演。

事实上，《排华法案》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丁则民回顾美国历史上三个排外主义阶段，其矛头不仅指向种族，亦涉及宗教和文化。董小川梳理美国本土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探讨其对美国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观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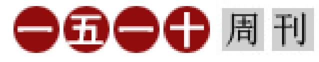
在人类历史上，排外运动和种族主义思潮并不鲜见。在付出沉痛代价之后，如今多数国家已消除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法理上的种族平等也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不过，塔吉耶夫却提醒人们：要警惕以文化相对论和差别权为遁词的新种族主义。

作为曾经的种族歧视受害者，中国人是否也存在对其他种族的歧视呢？在近年发生的两起广州黑人骚乱事件的网络讨论中，皆充斥着大量谩骂与排外言论。本期的洞见专栏转述学者程映虹的观点，指出中国人长期对黑人存在歧视，却不自知。

这也许是美国迟到的歉意，给国人带来的额外启示。

1510 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起】

9-1 译言网：在美华人的辛酸往事



“这一切都是克尔尼那句‘华人须滚蛋’的口号惹的祸，它的影响远非一时一地。这句口号和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观几有遥相呼应之势。那时候，在美国谋生的 华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高等的”美国白人的蔑视。”

1877 年的美国，到处都是伤痛。这种状况往往以加州为甚，而旧金山乃重中之重。淘金热，还热不到三十年，就把旧金山变成厚颜无耻之徒的天下。他们曾抱着发大财的美梦而来，可面对的却是残酷的现实。在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设法在那个繁荣已成历史的地方苟延残喘。金银产量早已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高达 20%的失业率。而在这片曾经拥有丰富土地的地方，沃野良田也早已萎缩，变成大片楼房。

还是在旧金山，那些曾靠售卖稀缺商品而发财的杂货店业主，如今又面临着来自全国的竞争，那是由于横跨美洲大陆的新铁路的建成通车而引发的竞争。这条铁路，曾令多少人望眼欲穿。满以为可拯救加州于水火之中的大动脉，却变成了一头吞噬一切的怪兽。它不但吞噬了整个国家的船运业，还通过贿赂、院外活动等肮脏手段，获得了垄断特权。

参与建设并拥有南太平洋铁路的四大巨头——马克 霍普金斯公司、查尔斯 科洛克公司、柯利斯 汉丁顿公司以及列朗 斯坦福公司——成为社会矛盾不断扩大的催化剂。一些因投资铁路而侥幸发了大财的杂货店老板，还有其他各路新生的百万富翁，基本上都在旧金山的贵族山庄那里盖起了豪宅，连管家都穿上了制服。因此，构成旧金山的社会阶层大体上可分为四类：首先是那些还被人踩在脚下的冒险家，他们还不安分，心有不甘；然后是侥幸发达的新生贵



族，他们玩弄特权，高高在上；还有专干铁路营生的超级流氓，他们垄断铁路，为所欲为；最后一类，就是软弱可欺的华人，他们虽安分守己，却沦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

那时候，在旧金山谋生的华人大约在 1 万 2 千人到 2 万 2 千人之间，他们都是刚来不久的新移民。他们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原文叫"满洲猪尾辫"——译者注），身上穿着极其古怪的衣服，和别的移民有着天壤之别，一眼就能识别。这些华人以前都是矿工，为了逃避州一级的法律对他们的歧视，也为了逃避针对他们的各种流氓暴力行为，才迁居旧金山。与其说是迁居，不如说是避难。因此他们只能沦落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佣人，为他们做饭、扫地。华人的到来，对于四大铁路巨头来说无异于羊羔主动送进了虎口。在四大巨头眼里，这些华人老实本分，吃苦耐劳，而最重要的，是软弱可欺，无论多么低的工资都愿意干。四大巨头于是毫不费力地就得到了世界上最价廉物美的劳动力，为他们修建铁路。当时仅科洛克公司就雇用华工数千人，其他巨头也纷纷与专门贩卖华工的人贩子签订批量合同。如此一来，无论是失业的还是就业不理想的旧金山白人，只会拿老实巴交的华人当出气筒，他们对华工简直恨之入骨。

1877 年 7 月 23 日，从东部传来的一则消息如同一粒火种，瞬间便点燃旧金山这个已经充满仇恨的火药桶，于是，针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终于开始了。原来，这年的 7 月 14 日至 26 日期间，发生了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人员与民兵发生冲突，并迅速蔓延到匹兹堡、巴尔迪摩、芝加哥、马丁斯堡和弗吉尼亚各州（有些地名今已变动——译者注），骚乱至少导致 70 人丧生。当时有一个已活动了十年之久的地下组织，叫"国际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联合会"，是罢工工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一天他们正在旧金山市内一处空旷的沙地运动场召开集会，赞成和发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突然，有人乘机大声叫喊："打到唐人街去！"在那样的时局，煽动群众对华人进行打击报复，以发泄对华人的仇恨，已经不可避免。一些臭气相投的匪徒，对华人简直到了同仇敌忾的程度，挖地三尺寻找他们的"革命对象"。当天晚上，华人开设的洗衣店就有二十家被付之一炬。第二天，一家雇用大量华工的羊毛针织厂也遭到了围攻。到这个时候，那些"父母官"已感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成立安全委员会，并搬来了民兵，这才解了针织厂的围。第三天半夜，暴乱分子又开始袭击太平洋汽轮公司的码头，并放火烧毁该公司的木料储运场。警察及时赶来，冲垮了他们的队伍，打死四名暴徒，伤十四人，这才镇压了这起集体暴动。



可是，针对华人的暴乱并没有因此结束。两个月后，“革命群众”又物色了一个新头目。此人叫丹尼斯·克尔尼，是一个出生于爱尔兰的小商人，时达而立之年。克尔尼其人肚子里虽没有多少墨水，却通过自学“成才”而一肚子坏水。他创立了加州劳动人民党（WPC），并自封为精神领袖，可谓别有用心。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每天晚上都出席沙地群众集会，并发表充满政治火药味的讲话，煽动不明群众。他经常大肆宣扬“保持劳动人民的尊严”，说什么要坚决消灭胆敢反对这条准则的废物。同年十一月，他因公然威胁市政府官员而遭到逮捕，但因其威胁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而只是含糊其词，因而获得无罪释放。其实，他的主要目的是号召群众选出他们的代表，参加州政府即将成立的立法议会，以便达到他控制议会，使议会赋予“人民”权力，以限制有关公司及其代表人物和院外活动分子的活动。但他最吸引听众的言论还是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批准中国人移民美国，立即停止雇用华工。他煽动群众说：“我们要用投票的形式让华人滚蛋，用恐吓的手段让他们滚蛋，再不滚蛋就把他们干掉，让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只有滚蛋的份……这些邪恶的异教徒，这帮奴隶，就得彻底滚得远远的，不许再进入这条海岸线！”他还在大铁锤上烧刻了几个字：“The Chinese must go”（“华人须滚蛋”），并举在手中连声高呼。

克尔尼的言论无疑触发了一部分工人的焦虑情绪，他的手段很高明，用的是暗示，让工人担心富人阶级将把封建主义制度引入美国，今后将不再雇用美国的工人阶级，而是雇用那些苦力，这些不懂得维护自己民主权利，甚至连维持生活的最起码工钱都不敢要的废物。

克尔尼在政治上曾一度功成名就。在 1878 年的选举中，他创立的加州劳动工人党在很多地方和州一级的议会中赢得了不少席位，其中还有 52 名党员被批准进入立法委员会。在 1879 年的立法提案中，有很多确实是他们提出来的。不过，这些提案中那些反对经济形态部分的核心内容最后都被法院剔除掉，有些则因难以实施而不了了之。此后，加州劳动工人党便逐渐退出它的历史舞台，而克尔尼本人则只活到 1907 年。可是，尽管克尔尼对立法的影响只是昙花一现，他骨子里的反华幽灵却在他死后仍继续干扰着后来的有关立法。

这一切都是克尔尼那句“华人须滚蛋”的口号惹的祸，它的影响远非一时一地。这句口号和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观几有遥相呼应之势。那时候，在美国谋生的华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高等的”美国白人的蔑视。报业大王詹姆士·戈登·贝内特甚至发表令华人沮丧的公开评

论，说什么“我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白人精英身上，才有可能把美国建设成为全世界闻所未闻的帝国”。还有些论点则不但抨击华人，也把其他阶级混为一谈，给他们贴上标签，说“他们都是一些不知文明生活为何物的怪物”，或形容他们“了无生气，不求进取，一潭死水”。在公众的印象中，他们不是罪犯，赌徒，娼妓，就是鸦片烟鬼。在西部地区，华人开设的商店经常遭到矿工醉鬼和牛仔醉鬼的打砸抢，店主则常遭少年恶棍的折磨和摧残。1885 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春市（Rock Springs），更有 28 名华人先后被谋杀。

因此，用立法名义排斥华人的手段就很容易获得通过了。1880 年，加州实际上已完全禁止引进和使用华工。1882 年，美国国会立法通过排华法案，宣布一律不批准华人入境，为期十年。此后经反复修改，该排华法案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逐步调整和放宽对华人移民的限制。该排华法案直到最后被抛弃，实际上已沿用了 86 年，那已经是 1968 年的事情了。

（译者江天梦。原作者伯纳德·阿伦·韦斯伯格（Bernard A. Weisberger），美国历史学家。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62726/24734）

【返回目录】



9-2 黄薇：《排华法案》——中美交往史上的屈辱一页

“这份法案直接创造了两项美国纪录：第一次立法禁止一个种族进入美国，第一次立法排斥一个种族加入美国国籍。中国人成为不能向美国自由移民的惟一民族群体。就这样，美国排华始于民间，而最后成于政府，堪称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翻开美国知名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集，会发现一篇“很中国”的作品：《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全篇由一个天真老实的华工艾颂喜的四封家书组成，串联起一个“美国梦”幻灭的全过程。

华工艾颂喜正是听信在美国这个“人间天堂”里，“人人平等、不知忧愁”，于是漂洋过海，应募来美寻找幸福。但他刚到达港口，就遭到警察的痛打，随之历经一系列不平等的痛苦折磨，最后甚至被送进监狱，这一切只因为他是个中国人。马克·吐温怀着同情塑造的这一形象，正是那个时代华工在美国的典型遭遇。

“美利坚是上帝的熔炉”，这个国度一贯被认为是民族融合的乐园，但其大门似乎只是有选择性的开放——一百多年前对华人更是紧紧关闭。2011 年 10 月 7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就 1882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向全美华人正式道歉。美国于 1988 年就二战时迫害日裔作过公开道歉；2008 年因为历史上在奴隶制下迫害黑奴而进行道歉，这一次是美国的第三次“国家道歉”。百年屈辱如今终于迎来一声迟到的“对不起”。

美国欢迎你？

19 世纪 30 年代，去美国的少数华人，大多在剧团或马戏团里表演节目，那时美国人眼中的华人就像是“动物中的稀有品种”。1848 年，美国的加州发现了金矿，几乎全世界都掀起了到美国淘金的浪潮，华工大批涌入美国。“淘金热”的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而此时中国经过鸦片

战争的打击，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尤其在东南沿海各省，“黄金财富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破产的中国农民”。大批中国人为了一个遥远的“美国梦”背井离乡，远渡重洋。

到美国的外来劳工中，以爱尔兰人与中国人为最多。淘金者们最初相安无事，但随着表层金被开采殆尽，工作机会逐渐减少，华工“价廉物美”的优势就充分显露出来，备受雇主们青睐。这自然引起了以爱尔兰工人为主体的白人劳工的嫉妒和仇恨。虽然他们在市场上不占优势，但大多数人已入籍美国，在这个“民主社会”，手中的那张选票能代替他们表达不满。 加州政府在白人劳工的政治压力下屈服，州议会立法向非美籍矿工征收高额“执照税”，州最高法院也判定，华人无权在法庭上对涉及白人的案件作证，等同于被剥夺了法律自卫权，有冤也无法申辩。攻击华人的案件时有发生。1856 年 12 月 18 日，旧金山《沙斯塔共和报》报道记录：“在过去的五年中，华人被杀者，不下数百人，伤害华人事件几乎每日都发生??”转而进入其他行业的华工们，一样遭到反弹。

“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尸骨”

虽然劳工阶层的对立普遍存在，但此时还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大力兴建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多快好省”的华工自然成为建设的急需力量。1868 年 7 月《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正是为了保障美国在中国招募华工的合法化。该条约规定中美两国政府允许对方的人民在本国境内自由居住，对移民“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该条约打开了华工蜂拥入美的闸门，每年都有上万名华工获准进入美国。他们大多数都投身铁路工地，填补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据统计，“1865—1869 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所雇的近万名筑路工人中，华工十居其九。”而且华工赢得了美国企业主阶层的广泛欢迎。太平洋铁路工程的一名承包商，日后在国会作证时便说，他一开始“对中国人也抱有偏见”，人手不够只好雇佣华工试试，结果令他十分满意。华工们不仅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本土劳工们的任何工作，而且日工资只要求 1 美元，且食

宿自理，本土劳工却要求 1.5 美元的日薪，并且另行提供食宿费用。这位承包商明确表示，今后他一定继续雇佣中国人。

在今日美国人称之为“内华达山上的中国长城”的铁路路段，人们从当地沙漠中挖出近一吨重的华工尸骨，“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尸骨”的血泪描述令人心碎。而美国劳工组织却认为华工拉低了劳工阶层的工资，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对美国穷人产生了巨大压力。

华工成为“阶级斗争”的第一靶子

等到 1870 年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甫一修建完毕，为北美近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华工群体，就成为美国“阶级斗争”的第一靶子。

1873 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一片萧条之中，极能吃苦忍耐的华工，通过不断压低工资，仍能保留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找不到工作的白人劳工对华工的仇视更加刻骨铭心，理由也很简单，抢人饭碗不就是夺人生计？那些因种种原因无法雇佣廉价华工的企业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打击下，也开始加入排华的大合唱中。

同时，排华潮流与美国两党间的斗争也密不可分。共和党在南北战争后威信一落千丈，民主党的势力逐渐恢复，至 1876 年大选前夕与共和党力量势均力敌。两大党都意识到入主白宫的关键在于谁能拥有多数工人的选票，均相信“利用华人问题做文章是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捷径”，于是竞相排华以捞取工人选票。据不完全统计，从 1852 年到 1882 年，地方性的反华立法及司法决定就有二十多个，华人问题“不再是一个加州问题，而是整个美国问题”。

1879 年，在排华势力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十五旅客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抵达美国的船只，每次所载的中国旅客不得超过 15 名。当时的清政府向白宫提交了严重抗议。白宫也认为此法案不利于美中贸易及美中关系，最终，总统海斯以违反美国宪法和《蒲安臣条约》为由否决了此项法案。

尽管这次排华立法被政府压制下去，但各地的排华局势却越演越烈。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旧金山，几乎成为"热战战场"。白人持械围攻唐人街，局势发展到政府不得不召集警察，动员"民团"以供自卫，甚至还派遣了海军军舰才将骚乱强行镇压。

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围绕华工的政治分歧令白宫如坐针毡。政治是一场搏斗和妥协的游戏，海斯总统设法通过外交努力，以修改《蒲安臣条约》的方式，企图在双方的诉求中达成一种平衡。1880 年 11 月 17 日《安吉尔条约》应运而生。清政府做出重大让步，"同意美国政府对中国移民进行规范、限制或暂缓引进"，这一条约实际上也为美国立法排华扫清了道路。

《安吉尔条约》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联邦政府的排华立法已被撕开一个豁口，提前嗅出风向的美国工业界赶在国门关闭之前大力吸纳华工。这也是为什么在排华法案正式通过的 1882 年，华人入境人数竟达到了创纪录的 3.95 万人。

第一次立法禁止一个种族进入美国

经过两年多的政治博弈，1882 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提交的排华法案，为此国会也作了激烈辩论。

主张排华者的主要依据是：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在生活上不可能美国化，也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且华人往往把钱和金子寄回家乡，不会留在美国。反对排华者的理由则是：排华违背了中美《蒲安臣条约》中的自由移民政策，而且违背了美利坚合众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最终，双方拉锯战的结果是，排华主义获得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于当年 5 月 6 日通过了两院的表决。

这份排华法案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是： 一、10 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如私运华工入境，每私运一人，船主将被处以最高 500 美元的罚款和 1 年监禁；二、非劳工的华人入境，须



持有经美国驻华领事查验和签名盖章的英文护照。但美国税关人员有权在海关检查并拒绝持证人入境；三、不准中国人取得美国国籍；四、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驱逐出境。

这份法案直接创造了两项美国纪录：第一次立法禁止一个种族进入美国，第一次立法排斥一个种族加入美国国籍。中国人成为不能向美国自由移民的惟一民族群体。就这样，美国排华始于民间，而最后成于政府，堪称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当排华法案提交给美国国会时，李鸿章闻讯，立即派遣郑藻如到美国递交抗议书，认为这一法案严重违背了《安吉尔条约》。但弱国无外交，抗议无效，最终只是法案的有效期，由最初的 20 年改为 10 年，中方提出的其他意见均未被采纳。1884 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这份《排华法案》的升级版，进一步加强了对法案生效前入境华工的驱逐，并将《排华法案》推行适用于一切华人、包括已经获得第三国国籍的华人。

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

《排华法案》的颁布如同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潘多拉盒子，针对华工的暴力行为日益增多，甚至失控。法案生效后，在 3 年时间内就有超过 5 万多华工被迫离开加州或被迫害致死。1885 年，美国怀俄明州的石泉煤矿就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是排华史上最为残暴的事件。

华工大约十年前进入石泉矿区，与本地矿工同工同酬，并没有以“低价”抢夺白人的饭碗。1883 年，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人组织“劳工骑士团”开始在这一矿区大力招募会员，不少白人都纷纷加入，但本分的华工们绝少响应。当“劳工骑士团”开始组织罢工时，华工们拒绝参加，资方自然大喜，用华人顶替了那些罢工者以照常生产，令“劳工骑士团”的诉求泡汤，极为不满。

1885 年 9 月 2 日上午，两名白人与同一矿坑的华工发生纠纷，本是正常的小纠纷，他们把两名华工痛打一顿。毫发无损的二人返回住所，高呼“白种人集合”，150 多名白人聚集起来，其中半数携带枪支，他们包围了唐人街，不由分说就开始烧杀抢掠。华工们四散奔逃，有 28



人被杀、15 人重伤，财产损失高达 14.7 万美元，震惊全美。这是一起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警方随即逮捕了 16 名嫌疑人，但因华人不能出庭作证，最后 16 人全部无罪释放。

这不算完，“劳工骑士团”又在周边各地游说政府，勒令华人在限期内离开。在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甚至自行武装押解华人们到码头。西雅图警方予以阻止，护卫华工返回唐人街时遭到暴徒攻击，华盛顿州立即宣布戒严，随后调派军队入驻。不过华工们最后还是被全部转移。

反华暴行蔓延到美国各个角落。1886 年 1 月至 4 月，加州 35 个居民区的华人被驱逐出去。1887 年，31 个华人矿工被杀害在华盛顿州东部的斯内克河上??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也激起了大洋彼岸中国人民的愤怒，1905 年发端于上海、而后演变为全国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正是肇始于此。

《排华法案》此后又被多次延长，原定的十年成为纸上空谈。法案执行期间，华人不得入籍，不得和白人通婚，华人的妻儿甚至不得进入美国团聚。许多华人因此几十年间不敢回中国探亲，无法与父母妻儿团聚，多少人一叶飘零，客死他乡难归故里。

60 多年后《排华法案》终被废止

二战时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盟国，《排华法案》的存在早已不合时宜。1943 年，美国国会通过《麦诺森法案》，废除了《排华法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表示：“国会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通过废除《排华法案》，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以纠正过去对我们朋友不公正的行为。”但实际上每年华人从世界任何地区申请移居美国的名额，只有少得可怜的 105 个。实质性的转变要等到 1965 年美国移民法修订后，华人才得以和其他各洲的居民一样平等地移民美国。

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就在《排华法案》颁布的 1882 年，赴任清政府驻旧金山的第一任总领事。正值排华风潮甚嚣尘上，他恪尽职守与当地排华势力周旋保护华人，留下大量美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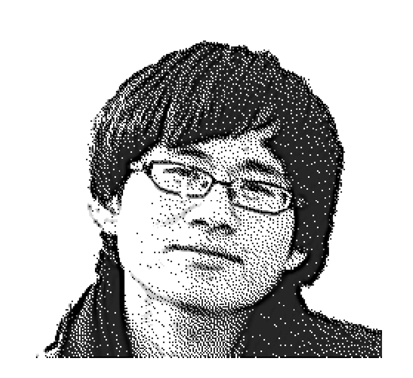
针对《排华法案》这一事件，他曾写下长诗《逐客篇》，感慨家国沧桑，诗中“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的感叹至今仍振聋发聩。

直到今天，种族平等仍然是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动辄得咎的敏感话题。此次道歉是美国参议院所作，在美华人团体仍在为争取众议院的道歉而努力，望在明年 5 月前促其通过，华人争取历史尊严的维权之路刚刚迈出第一步。

（黄薇，《文史参考》杂志记者。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 年第 21 期。原文链接：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6080492.html）

【返回目录】

9-3 吴琦：薛海培-这一声道歉等了 129 年



“具体到这次行动，华人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有顾虑，认为这会挑起各群体间的不满，‘没必要捅这个伤疤’，也有人认为议案里没有赔偿条款，并无太大实际意义。毫无疑问，‘道歉’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利益，但薛海培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有人失踪了，你总得把遗体找到。’”

2011 年 10 月 6 日，美国参议院以全票通过一项法案，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的法律表达歉意。国内媒体奔走相告，以示庆祝，而西方主流媒体却鲜有报道。

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道歉法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说：“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历史和受歧视程度无法与黑人相比，相对来说，我们还是处在社会的边缘，而黑人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但他同时认为，“平权无所谓意义大小或历史长短，《排华法案》明显违背了美国的民权精神，甚至违宪。”在一个由移民所构成的社会里，多数与少数如何共同生活是一个矛盾的难题，民主机制只能提供基本保障，而民权运动则能争取更大的空间。

“我们的运动也是对上世纪美国民权运动的继续，美国社会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黑暗的历史，不管是通过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补偿，都需要一桩一桩，把过去的一页翻过去。”

一部“排华恶法”的诞生

薛海培把《排华法案》等法律斥为“排华恶法”，这些法律的制定要追溯到 1882 年。1882 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 米勒提交的《排华法案》，最终通过了《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其中详细地规定了禁止华人赴美的各种条款：比如，“任何企图通过船只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都要向海关移民官出示此法案之前列出的证明文件，否则将不准进入美国”、“任何州法院或联邦法院不得给予中国人美国公民身份”、“出现在此法案中的词组‘中国劳工’，指一切熟练或非熟练的中国工人，以及一切被矿主雇用的中国人。”

这里的“中国劳工”主要指的是当时因为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而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这些因为天平天国的乱世而陷入贫困的人，大量参与挖掘加州金矿的竞争。早期的中国劳工并未受到明显的歧视，因为他们为加州政府带来了丰富的税收，而且由于中国劳工多为健康的成年男性，几乎很少动用学校、医院等公共资源。但随着人数的增加、金矿的减少，华人引起当地人的不满。

当地人开始对外籍淘金者进行肉体伤害和强行驱逐，甚至还发起过大规模的游行来支持《排华法案》获得通过。不受欢迎的华人劳工只能另谋生路，从事仆役等劳动，其中一部分人还参与了 1864 年和 1869 年间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建。在 19 世纪 60 年代，华人已经成为加州最大的移民群体。而《排华法案》的基本假设是：华人并不能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

1884 年，《排华法案》修正案扩大了适用人群，将所有来自中国的劳工均包括在内，不管其原本国籍为何，并对已经获得准许的合法移民离境后入境提出更严苛的要求。1888 年，《斯考特法案》更是禁止了离开美国后的华人再次入境。1892 年，该法案被延长 10 年，1902 年，甚至直接取消了这一法案的时限。1924 年，美国《移民法》还进一步把对中国人的入境限制扩展至其他亚洲国家。



清政府自 1876 年起曾不断对此行径提出抗议，但又软弱地和美国签订条约，“10 年内禁止华工赴美”。直到 1943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中成为同盟，沿用 60 年的《排华法案》终遭废除。

“全美的华人团体第一次为一个议题走到一起”

2009 年 7 月，中国劳工最早的淘金地——加利福利亚州州政府正式通过法案，为历史上的《排华法案》道歉，这是薛海培开始关注这一历史事件的起点。凭借十多年来在美国政界的工作和人脉，他很快找到一些华人朋友商量，发现大家参与此事的意愿都很强之后，把这个问题作为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的主要议题来推动。

华盛顿的议员建议他首先让国会知晓美籍华人的这项请求，然后再进入具体的议事日程。他很快找到 160 多个华人团体签名请愿，包括成立于 1894 年的华人民权团体美洲同源会。这个团体以老一辈华人移民为主，都是年近七八十岁的老人，其中很多人还是当时《排华法案》的直接受害者，而薛海培任主席的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则相对年轻，里面的成员不乏和他一样与美国国会或其他政务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

他们的努力首先从众议院开始。华裔议员赵美心愿意出面递交请愿书，她的选区有很多华人，她爷爷就曾在美国受到歧视。为了保证提案的顺利，还需要找到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作为共同发起人。薛海培说：“民主党人和少数族裔关系比较深厚，但亚裔人士与共和党人来往不多，所以我们主要在共和党这边多花一点精力，倒不是担心他们反对，毕竟我们不太熟悉，他们在道歉问题上一贯比较保守。”

这时，著名的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也参与进来，在薛海培的印象中，这是“全美的华人团体第一次为一个议题走到一起，成了一次华人社会的集体行动。”此外，一些日裔公民、犹太人团体也开始声援、给予支持。

在成功找到民主党、共和党的众议员答应提案之后，下一步就要开始进入参议院。在拜访波士顿的共和党人布朗时，薛海培一行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座雕像，是布朗在很多年前的前任霍尔。这是一位当时强烈反对《排华法案》的参议员，曾公开斥其为“种族歧视的合法化”，并坚决地投了反对票。布朗本人在此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渊源，但面对这项几乎没有争议且有益于选民的提案，他欣然应允。截止到 10 月 6 日的参议院表决前，一共有 12 位参议员参加联署。

得益于美国参议院的特殊议事程序，道歉法案率先在这里得到了通过，其速度让主要推动者都始料未及，薛海培甚至是第二天睡醒才得知这个消息。参议院一共有 100 位议员，两党领袖会在某些没有争议的议题上达成共识，如果当场没有人反对，则可以免去投票的程序，当场获得通过。当晚的参议院辩论为汇率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而《排华法案》道歉案就被列入了“快车道”。

通过速度之快及其不具争议性，再次说明了华人问题并非美国社会之核心议题。但薛海培汲取了教训，下次众议院讨论将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且会提前安排日程，他希望华人社会多做一些准备，尽量推动美国媒体对此事的关注。

希望促成奥巴马道歉

“华人社会没有准备好，”薛海培坦言，这是推动道歉法案中最大的难处。

在美国，华人参与社区、社会和政治不够踊跃，相对其他族群有很大差距，与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严重脱节。根据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的调查，24 年前的美籍华人总数为 140 万，而 2011 年已经达到 400 万，预计在 8 年之内要达到 600 万，“这是很现实的政治选择，华人是选票，是影响，应该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强的声音。”

具体到这次行动，华人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有顾虑，认为这会挑起各群体间的不满，“没必要捅这个伤疤”，也有人认为议案里没有赔偿条款，并无太大实际意义。毫无疑问，“道

歉”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利益，但薛海培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有人失踪了，你总得把遗体找到。”

今天的美国人大多不了解已经成为历史的《排华法案》，他们难以想象甚至拒绝相信当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如此歧视性的法案，而华人社区对此也知之甚少，薛海培也是介入此事后才渐渐找到了美籍华人的历史之根。“一般华人来到美国求学、工作、娶妻生子，就这样过一生，只有一个简单的认同。但华人在这里百年来的酸甜苦辣，他们和这个社会盘根错节的关系，远超出你的想象。”

薛海培介绍，参众两院的表决以及总统的表态都是整个活动的第一个阶段，即政治性阶段。在这个阶段结束以后，他们还要开展一个更长的教育阶段。成立 1882 纪念基金会，扶持华人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敦促把《排华法案》写进美国教科书，发起“勿忘 1882 运动”（Remember 1882），把它变成一个在美国为人所知的议题。“我们希望美籍华人对过去的历史更感兴趣，让华人社区有历史的深度，从而建立新的自我认同。”

今年 10 月，总统奥巴马将去华盛顿国家广场为马丁 路德金雕像揭幕，这座雕像出自中国雕塑家雷宜锌之手，他此前一直以雕刻毛泽东半身像而闻名。薛海培已经着手联络，希望奥巴马在致辞中把最近的道歉法案也加进去，他连台词都想好了：“60 年代过去了，但是民权运动并没有结束。”

（吴琦，《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 年第 35 期。原文链接：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1988.html）

【返回目录】



【析】

9-4 刘洪波：无论早晚，正义必须到来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 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法案，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这被视为迟到的公正。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据说是流行于英国司法界的格言，现在也深为国人所熟知，被人反复引用。每当我们面对显然的非正义不能及时改正，这个格言就会响起。然而，如果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些为历史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岂非失去了恢复正义的意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毕竟是一个句格言，一个形容格式的话语而已，而非一个法理学的结论，一个可被证明的逻辑论题。它可以提醒人们恢复正义不可拖延，但不等于拖延既已发生，那么正义就不可再得，从而改变也失去了意义。

在正义不可拖延的意义上，“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那是知其为非而无所努力；在改变不公正的意义上，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界限，迟来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道歉法案后，推动众议院通过道歉法案，推动白宫就历史上的排华行为作出表示，将依次展开。就历史的错误进行道歉，这在很多国家都已发生。这些道歉，有时针

对特定的族裔，有时针对外国人民，有时针对本国民众。无论受害者群体在哪里，只要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带来群体性的伤害，道歉就是一种应有的态度。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二战后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反复表示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历史反省的典范。而日本在二战期间行为的有限道歉以及不时反复，则使东亚民情陷入反复纠结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妇问题，2007 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军队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负责，不仅激起亚洲相关国家愤怒，而且美国国会也作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正式道歉。

在美国，1988 年里根总统向二战中被监禁的美国籍日本人正式致歉，1993 年国会为一个世纪前推翻夏威夷王国道歉，2007 年多个州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制道歉，2008 年国会众议院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 20 世纪中期的种族隔离道歉。在澳大利亚，2008 年陆克文总理对历史上发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残忍事件道歉。这些远不是国家道歉的全部。

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对于政府来说，为眼前的某件具体的事情表示歉意，相比为某个历史罪错道歉，要容易得多。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揭开历史的伤疤"，而且可能是认为"责任有分期"，现在人不必为历史负责。

我们应当为前辈所犯的罪错负责吗？回答是有争议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杀害犹太人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人不能为没有参与其间的行为负责"。这里面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拒绝为历史不公正行为道歉的任何人，都可以引之为据。而按照现在一种通行的道德主张，人仅能承担其自我选择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作为道德主体独立而且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赋予中立无偏地治理社会的意义，而非考虑社会的

良善。从而，美德不具有共同标准而成为个人选择上的偏好，“集体责任”、“历史责任”以及“道德政治”等更加不必存在。

无论作为道德主体还是法律主体，“个体独立而自由”无疑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并且成为近代以来定义人这个概念的第一义项。然而，人又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历史中。所有人都会同意子女对父母存在责任，而父母并非子女所选择；所有人也会同意国家关照国内公民比国际援助有更大的义务。

历史罪错在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也许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是随着历史认知和文明观念的演进而被发现，因此，是否道歉将不仅考验相应国家和政府的道德勇气，也标志其文明水平。

美国参议院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作出道歉，不必视为国家道歉的典范，但也不能因其“迟来”而认为没有意义。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道歉行为，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政治的道德尺度，已发展到能够展开国家、政府和民族自我反省的水平。面对众所周知的历史错误，采取回避乃至否认的态度，将越来越显得冥顽不灵。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刘洪波，媒体人，《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a/3e/a3eb043e7bf775de/Blog/11c/a73153.html）

【返回目录】





9-5 谌旭彬：美国就《排华法案》致歉背后的故事



“值得深思的是：2012 年 6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就《排华法案》全票口头表决的，其实也不是大陆媒体普遍使用的‘道歉’。推动该决议的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决议案所用字眼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是为了使决议在众议院获得两党一致通过所作出的妥协—— ‘regret’（遗憾）与‘apology’（道歉）之间的差别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据媒体报道：6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正式以立法形式就其 1882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

《排华法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它给国人带来了什么苦果？美国为什么最终会废除它？所谓的“道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美国 1882 年《排华法案》的生与死

1882 年出台的美国《排华法案》简单而粗暴，其主要内容包括：1、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2、其他居美华人，如果没有适当的证件，一律驱逐出境；3、今后各地均不得准许华人归化美国公民。自此之后至 1943 年废除该法案前的 61 年中，美国政府还先后出台 15 个与之相似的排华法令。

这些排华法案（令）出台的缘由，既有赤裸裸的现实利益考量，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误入歧途结出的苦果。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 1882 年排华，是因为华工不再有利用价值

自 1820 至 1882 年，虽然是华人自由移民美国的时期，但华人在美国已经饱受歧视。如 1852 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通过“外国矿工执照税法”，高额盘剥华工；1854 年，加州最高法院又宣布华人不准在法庭作证；再如 1870 年，旧金山议会通过《立方空间法案》，规定市内住屋，每一成人住客，需有 500 立方之空间，法案很明显是针对地狭人稠的中国城华侨而设，法案出台后两个月内，便有华侨 247 名被拘控；同年 12 月，旧金山市议会又通过了《街边挑担法规》，不准市民在人行道上肩挑竹篮走动，违者罚款 5 元，其目的在于禁止中国人挑担运送货品；1876 年旧金山又通过《洗衣馆法规》，不用马车送货者每季需缴税 15 元，华工向来节俭，多以人力运送，该法规显然也是针对中国人的……

1882 年的《排华法案》，意味着上述诸多地方排华法令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认可。推动该法案出台的导火索之一，是诸多失业的美国白人迁怒于华工，认为是华工以低贱的工资需求抢去了他们的饭碗，故而暴力排华事件频繁发生；政客们为迎合“民意”获取选票，也公然将排华列入自己的竞选纲领之中。

但这些就业冲突，其实并不是美国联邦政府出台《排华法案》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1、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完成，修路、采矿等基础建设初步告一段落，以出卖苦力为主的华工，已不再受到欢迎。随着铁路的建成，大量的白人劳动力得以自由流通于美国的东西部，加上露天矿井大量关闭，以及采金业的大退潮，以前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2、1880 年代，美国的华人主要从事服装、皮革、火柴这一类手工行业，在工业化机械生产领域，则缺乏劳动技能，难以进入，这直接导致华工在美国经济结构中毫无重要性，是一颗随时可以被美国政府拿来“平息民愤”而抛弃的棋子。也唯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从 1850 年代即已开始的民间、地方排华浪潮，直到 1882 年美国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1880 年美国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 28%，与英国并驾齐驱），才得到联邦政府的“响应”——换言之，对美国政府而言，华工在经济结构中已经无足轻重；但排斥华工政策，则大大有助于赢取白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排华政策还被披上了一件时髦的“种族主义”外衣

值得注意的是，排华法案通过的文化背景，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思想界引发地震，从生物学领域入侵社会学领域，崇奉弱肉强食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兴起。美国的排华政策，不可避免地也沾染上了严重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毒。

排华法案出台之前的 1876 年 7 月，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曾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前往美国西海岸对中国移民问题进行调查。委员会先后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意见。这些证人陈述最后汇集成一部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从这份报告书中，不难看到当年美国知识阶层身上那浓厚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下面几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A B Stout：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A B Stout 是一位医生，他认为促进一个种族身心两面的健康是一名合格的医生的崇高职责，所以他“打算对促使美国民族退化的各种原因进行一次考察”。在参考了众多“权威人士”的著作之后，ABStout 得出的结论是：

“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与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观测着生命的原野。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造物主授与了它以超过所有其他各种族的权力去研究、赞赏和统治上帝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现存的其他不同种族与它建立任何新的结合都不能增进这种天赐的完美品质。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一切宽大自由的法律都是专为采用这些法律的种族制定的。不让劣等种族享受这些法律，并不是压迫。我们同欧洲人通婚，那只不过是繁殖我

们自己的高加索类型；我们同东亚人混合，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血儿。……中国人可能会高高兴兴地请求美国人移居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因为每一个结合都可以改进和提高他们那衰弱了的种族；而相反，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Frank M Pixley：中国人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Frank M Pixley 是旧金山市的某位“代表”。他在与维护华人利益的旧金山中华会馆代言人 FABee 及负责本次调查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们之间的问答中如此说道：

“不，先生。他们（中国人）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我认为，再没有象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的标准比较低，但是道德的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诚实的。这些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的罪恶的顶点。……他们建立的是这样，一种文明，我简直认为，如果他们象非洲一样没有文明，那还要好些。……我的确认为具有我们的文明的四千万人同具有中国的文明的四亿人接触，会使他们进步。我认为，这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并不是提高我们的文明，而是提高他们的文明，这就是危险所在。”

James P Dameron：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是无法建立文明的自由政体的劣等民族

James P Dameron 是一名律师，并自称“多少算是一个博物学家和人种学家”。基于这一知识结构，其排华的理论依据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蒙古种族有一部时间久得发霉的历史，这部历史断言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然而，在那时间里，这些蒙古人种一直没有进行过一次努力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另一方面，白种人已经使欧洲淹没在血泊中，点燃了自由的火焰，而在这同时，他们却仍在安静地服从于汉人或鞑靼人的统治。留着他们的辫子作为他们服从和退化的标记……有学问的人种学家如 Nott、Gliddon 和 Morton 都已指出：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在他们的历史中并没有曾经试图建立这种政体的事例；中国人和美洲黑人的平均脑容量约为八十一至八十三立方英寸，而印度——日耳曼族的平均脑容量则高达九十二草九十六立方英寸，某些人更高达一百二十五立方英寸。……由于中国人的脑容量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他们将象属于蒙古种的印度人一样，宁可被消灭，也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用西方文明。由于他们在脑容量方面是一个比白种人低劣的种族，所以让他们保持本来的样子，而去鼓励同他们的贸易和友好关系也许好些；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具有一种深挚的爱，所以还是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为好，这是因为他们与白种人相比是一种劣等种族，是一种不同类型、不同文明的种族，因为两个种族不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一起生活而不混合起来，因为大自然已经在肤色和气味方面打下了它的标记。”

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石泉城屠杀华人事件

美国知识界 1880 年代前后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在层出不穷的华工遭迫害事件中，似乎被一再“证实”。1885 年发生在怀俄明州的“石泉城屠杀华人事件” (The Chinese Massacre at Rock Spring)，曾一再被美国知识界援引，用来证明华人是低等种族，从来都无意“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

该惨案发生的原因，是煤矿公司因为冬季到来将临时增加铁路运输能力，意在增加生产。矿工们趁此机会提出加薪及改善待遇的条件。资方不肯接受，矿工于是发动全面罢工。当地的矿工有爱尔兰、苏格兰、挪威、瑞典及其他各国的移民劳工。老实的华工没有加入罢工的行

列，于是引起白人劳工的不满。同时，煤矿公司在白人劳工罢工后，立即到加州招雇了百余华工来顶替罢工的白人。此举更引起白人矿工及当地矿工家属的愤怒。惨案由此在 1885 年 9 月 2 日发生了。28 名华工惨遭杀害，15 名华工受重伤，约 600 名华人遭驱逐。

华工不参与罢工，不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似乎确实可以证明华人是低等种族，无意“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但惨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就业竞争，说到底，是饭碗问题；所谓“种族主义”，不过在事后给这场血腥屠杀披上一件时髦的“文明外衣”罢了——在 1880 年代，“种族主义”在白人世界里，确实代表了某种“文明”的高度。

东方抵抗“排华”，反而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陷阱误国误民

《排华法案》没有引起清帝国的强烈反应，帝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法案沉默不语，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只有李鸿章在 1896 年访美时对该法案语出讥讽：“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然而李鸿章很明白清帝国的国力，不足以对美国产生任何压力，所以最终他避开了华工们聚集的美国西部，而选择了从加拿大回国，他告诉记者，说自己“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在李鸿章看来，清帝国实力不济，接受了请愿信而毫无办法，只能丢尽清帝国的脸。

直到十几年后，由《排华法案》开启的针对东方黄色人种的种族歧视，进化成西方近乎“普世价值”的“黄祸论”的时候——1895 年，德皇威廉二世公开提出“黄祸”的概念，并令宫廷画家制作了有关“黄祸”的宣传画，而且广为传播——东方世界才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也才开始真正回应西方世界。

可惜的是，这种回应，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西方世界的圈套——19 世纪东方世界文明的两大中心，中国和日本，竟全都没有对“黄祸论”的理论基础——“种族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

—提出质疑；相反，日本和中国知识界为了驳斥“黄祸论”，竟然去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支持。

正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 1913 年所说：“日俄战争以来黄祸论逐渐成了世界性的问题。有人主张日本是黄祸的中心，有人主张中国是黄祸的中心。”与福泽谕吉齐名的学者田口卯吉，为了让日本脱离“黄祸论”，著有《日本人种论》、《日本人种的研究》和《破黄祸论》等多种作品。田口卯吉让日本远离“黄祸的中心”的方法，是极力否定日本属于亚洲黄种人——在《日本人种论》一文中，田口说道：“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对此，田口表示“不能容忍”。田口还说：“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中国人中虽非无极白者，但其中肌理细腻如通常所谓绸缎皮肤者定不可见。由此点不仅可见我人种胜于中国人种，并且胜于雅利安人种。雅利安人自夸白皙，但其皮肤多毛且粗糙，没一个有所谓绸缎皮肤者。且其所谓白乃赤白，日本人种之白则为青白。此点我邦上等人之容貌可以证明。”在此，田口强调日本人种不属于黄色人种，高于中国人种，而且甚至高于提倡“黄祸论”的雅利安人种”——如此，田口不但认为日本人种比中国人种高级，而且比白人雅利安人种还要高级。

当日本急于在人种问题上“脱亚入欧”时，中国知识界则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恐慌之中。梁启超告诫国人说：“……人各相竞，专谋利己，而不顾他人之害，此即后来达尔文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动物之公共性，而人类亦所不免也……（这番议论）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梁氏还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当然，梁氏不能承认中国黄色人种不如西方白色人种，他同样认为只要教育搞好了，体制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是有能力进化到和西方国家同等甚至更加文明的程度的，但梁氏已经被崇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洗脑，“种族主义”深植于其思想之中，于是才会感叹只有欧洲人有资格被称作“历史的人种”。

直至 1919—1920 年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中国知识界才开始反省“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



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然而为时已晚。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遍布各种“历史的必然”，其实恰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的结果。

废除排华法案，主要是出于美国国家政治利益的需要

1882 年《排华法案》实施后，根据美国移民局记录，1884 年中国人入境的只有 279 人，1885 年 22 人，1886 年 40 人，1887 年 10 人，1888 年 26 人，1889 年 118 人，而且到了 1892 年，全年竟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美国。1892 年，美国国会立法把所有的排华法案都延长了十年，且新增了许多歧视华人的条款；1902 年再度立法延长所有排华法案十年；1904 年，美国国会议决：排华法案永远有效……

直到 1943 年，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废除《排华法案》。在废除法案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屡次修改其移民政策，每次修改，都伴随着对华人乃至对整个亚裔人种的歧视。譬如：根据 1921 年移民法，每年的移民限额为 35.8 万人，其中约 20 万人给予西北欧国家，15.5 万人给东南欧国家，只余下数千名额，分配给非洲和亚洲未规定禁止其移民入美的国家；再如：1924 年通过的约翰逊-里德法案，将移民按民族原籍划分为限额移民和非限额移民，在该法案的规定下，95%的移民数额归属于欧洲国家，也就是说，只有欧洲移民，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移民，才有资格移居美国——更明显的歧视是：欧洲移民均以出生地划定限额归属，而对亚洲移民则不然。出生在西半球非限额国家的亚洲血统人(包括只有一半亚洲血统的人)均不具有非限额资格；即使已与西半球居民结婚，要迁居美国也只能占用其父母原籍国家的限额。

美国在 1943 年废除排华法案，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其一，“种族主义”的遮羞布不能再用了。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搞“种族主义”，大肆宣扬且实践“雅利安人血统高贵论”，使得“种族主义”在一夜之间臭名昭著，美国国内长期支持排华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主义”也迅速失去了市场，《排华法案》因此也失去了他存在的“理论基础”。



其二，出于共同对抗日本的现实需要。美国政府很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和日本，都曾是美国种族歧视性的移民政策的受害者，而日本恰恰正在利用这一点，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揭露美国排华法案及其他迫害亚洲移民的"历史罪行"，进而推销其"亚洲人的亚洲"的主张。正如美国参议员洛尔斯向美国国会警告的那样："日本的宣传利用了我们排斥和羞辱中国朋友的法律。令人难堪的是，这些宣传都是事实。而利用无可怀疑的事实正是最有力量的宣传。"而废除排华法案之所以最终能够通过，恰恰也正是强调了"对美国作战有利"这一点，正如罗斯福总统在给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了……废除排华法案，我们可以纠正历史的错误，并堵塞住日本的歪曲宣传。"

但废除排华法案，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人移民的歧视就此终结。事实上，歧视仍然无处不在，同年出台的《马奴逊法案》，只是给予了华人每年 105 名移民配额，许多其他的歧视性条款仍旧没有得到改变。美国只不过希望借废除排华法案，1、鼓励中国政府继续与日本作战；2、抵消日本对白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控诉。

别忙着赞美，美国众议院表达的是"遗憾"，而不是"道歉"

罗斯福总统在 1943 年已经明言《排华法案》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但自 1943 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府并没有就这个"历史的错误"作出过任何公开的反思，也没有给出过任何正式的道歉。

值得深思的是：2012 年 6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就《排华法案》全票口头表决的，其实也不是大陆媒体普遍使用的"道歉"。推动该决议的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决议案所用字眼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是为了使决议在众议院获得两党一致通过所作出的妥协——"regret"（遗憾）与"apology"（道歉）之间的差别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换言之，美国政府，乃至美国民众，对 1882 年《排华法案》的态度，仍然相当保守。而美国舆论，则似乎对此事表现得漠不关心——新闻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



反而是在中国，全美发行量最大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6 月 18、19 日均未对此事有过“新闻性报道”和评论。

当然，毫无疑问，美国众议院能够以立法的形式通过表决，对《排华法案》表示遗憾，本身是个进步。但这进步显然相当有限：其一，这进步是华裔在美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日渐壮大之后被迫的结果，而非政府主动所为；其二，美国众议院并不接受“道歉”的说法，而仅仅就“遗憾”达成共识；其三，为了促成投票通过，退而求其次使用的是不记名的口头表决，“不记名”与“口头表决”，绝不是一个国家反省历史应该有的态度。

结语

1、美国众议院对全票通过对 1882 年《排华法案》表示遗憾，是一个难得的进步；“遗憾”二字，不足以承载和慰藉那段华人移民的血泪史；“不记名”与“口头表决”，并不是一个国家严肃反省历史的应有的态度。相较而言——美国曾就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武力推翻夏威夷土著王朝、黑奴制、印第安人不公平待遇等数个“历史罪孽”作出过国家道歉——那么，也就不难想见，此次所谓表示“遗憾”，其实远未达到国家道歉的程度。

2、正如 1882 年《排华法案》的出台主要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一样；正如 1943 年废除《排华法案》同样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一样；2012 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对《排华法案》表示“regret”（遗憾）的决议案，也同样有它切实的现实考量——据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6 月 19 日报道：无党派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周二公布的调查报告《亚裔美国人的崛起》(The Rise of Asian Americans)显示，2010 年美国亚裔人口增长至 1800 万左右，为 1980 年时的四倍，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6%。亚裔是美国人数增长最快、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多的族裔。——《排华法案》只是美国当年对亚裔移民种族歧视的一个开端。——这也正是美国众议院决议案将“regret”（遗憾）的对象限定在“美国华人”范围内的缘故。



3、综上，拟人化盲目赞美某架国家机器，是很危险的。

（谌旭彬，历史作者，现腾讯文史频道主编。本文原载于腾讯网。原文链接：http://view.news.qq.com/zt2012/phfa/index.htm）

【返回目录】

9-6 刘作奎、王文：从大历史角度看美国《排华法案》



“历史的必然，必然会出现。今年不道歉，明年肯定也道歉，后年肯定也道歉。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崛起，某一天突然间中断了，或者整个过程动乱了，或者国力又突然间衰落，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海外的华人。”



主持人：环球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网访谈，6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对于美国排华法案正式道歉的议案，今天我们的访谈将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刻的讨论。首先有请中国社科院时事政治专家刘作奎，刘老师您好！

刘作奎：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还有环球时报时政评论员王文，王文你好！现在请刘老师介绍一下排华法案正式道歉将会一个怎么样的程序和流程呢？

刘作奎：我感觉是这样，首先是参议院的提议，提议说，过去的排华法案的问题，提议之后就参政两院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现在通过媒体的判断，应该这个通过没问题，现在已经通过了排华法案，美国将为这个事情道歉，我们在密切关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的美国的一些媒体的表现，或者是如何评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个人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主持人：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国内的媒体可以说非常关注，王文也是在媒体界非常资深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评价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些媒体非常关注这个事件。

王文：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国际新闻这个舞台上，美国的新闻总是能够受到很多中国媒体的关注，只要是美国有一个大的法案出台，不管是贸易法案、经济法案、政治的、军事的、医疗法案，中国的媒体总会给予很多的关注。第二个，因为排华法案涉及到中国，这个法案实际上跟中国一直百年来发展的民族悲情和情感息息相关，所以美国人对于这个法案正式致歉，当然会引起中国人很多的反映和关注。一方面这是中国媒体对美国报道的惯性，第二个，这也是涉及中国的一个美国式的法案，而且对于重新唤起人们对历史悲情或者对民族的情绪，或者是对美国政治的关注，实际上都是一种重新的回归，因为他毕竟体现了美国精英层，尤其是政治界，对于中国过去的历史，对于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些行为的真正的醒悟和一种真正的反思。

我觉得这种反思当然要给予比较高度的关注，关注它，实际上也是理解美国人的政治生态，美国的一种思潮的一个全面的反映，也是一种了解。

主持人：这个事情我们关注肯定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在的，其实对于华工来讲，从 19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包括淘金热，包括美国铁路的修建，其实华人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华人的华工甚至被叫做猪崽，可见他们的生存环境是非常不好的。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些华工在美国到底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

刘作奎：早期的华工到了美国主要从事的是两大工作，我个人的意见，一个就是基础建设方面，修铁路、公路、挖矿山、修矿山；第二个大的工作就是农业方面，农业开发，比如种树、搞农艺、园艺这些东西，他们主要干这些。从劳力分工来说，这算是一个比较下层的分工层次，所以说，为什么形容他是猪崽，也与这个有关系，因为做得安全都是基础性的，要出力的一些工作。

去了之后，他们的待遇与他们的工作是比较相称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拿着的工资也比较低廉，但是华工确实是比较能够勤奋、吃苦耐劳的群体。所以说，虽然辛苦一点，虽然很累，

但是他们做得应该是比较出色的，这也为后来排华，比如爱尔兰籍或者其他籍的人，好吃懒做的那帮人，劳动力地下的那帮人，造成一个很深的背景。

主持人：其实这段开始，排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情绪出现的？

王文：这个情绪实际上是慢慢积累的，据我的了解，包括我的记忆中，以前过去学一些历史，包括阅读一些书籍，实际上有一个美中大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感知是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是 1571 年的时候，首次在美国大陆上出现中国人，在历史记录上记载是这样的。当然很多人中国人还会认为，中国人到美国很早，比如有上海人就蛮有意思的，他说阿拉斯加是上海人，为什么？阿拉，阿拉就是我，阿拉斯家，就是说我们的家，上海话阿拉斯加就是我们的家的意思。所以有些上海人蛮有意思，就说阿拉斯加是上海人命名的，所以上海人顺着海岸线一直往北，走到了中国白令海峡，到了阿拉斯加。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历史考证，但那个是一些传说或者是一些笑话需要思索。

真正历史考证是 1571 年在美国大陆有中国人，这个我记忆中是这样的。到了 1785 年的时候，我印象中，荷兰的一批移民到了美国，听说带了五个中国的仆人去，这段历史，一般来讲，有一部分在明朝时期，前期有一批中国人到了欧洲，到欧洲工作，或者是流走到欧洲，通过欧洲人带到了美洲的大陆，也就是东海岸。到了 19 世纪初期，逐渐到了美洲西海岸多起来，像作奎老师提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最早是 1840 年代，19 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当时的广东一带，我们看很多电影，有黄飞鸿等电影里面会出现所谓的金山，偷金热，所以现在的旧金山，因为当时金山，所以 1840 年代的时候，就有少数一批华人到那边去了。

到了 1850 年左右，基本上就进入了第一次，所谓华工到了加利福尼亚第一次热潮，那个就是所谓的掘金热，刚才作奎老师也讲了。到了金山，到了三藩市，差不多那一带，加利福尼亚那一带，说发现了金矿，所以我们去了，我以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就讲过这段历史。到了 1860 年代，第二次中国的华工到了美国，就是刚才也是作奎老师讲的，那个铁路修建，到了 1860、1870 年代左右，就有了农业，美国的农业兴盛起来。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美国历史，美国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现在的美国版图，它就是东部沿海的十几个洲，13 个洲，慢慢地，1848 年的时候，大概在路易斯安娜，整个美国中部，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的时

候，加尼福尼亚洲、西雅图整个西海岸才渐渐并入到了美国的国土，到 1898 年，夏威夷才并入美国的国土。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慢慢地，随着美国的西进运动，所谓的美国大量的白人往西部走，到了路易斯安娜，到了俄勒冈，到了中部的犹他州，再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就是说，美国的白人往西部走，中国的一大批华工，大家到了西海岸，慢慢的华工和白人就开始了更多交汇，就是从欧洲来的白人都有更多的交汇。刚才作奎老师也讲了，就是因为华工特别的努力，所以这个时候，当时本来就有黄货论的思想的桎梏，所以他们就会想到，他们那么勤劳、勤奋，所以内心深处觉得工作找不到，就得怪华人，所以到 1870 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是 1873 年前后，美国发生一次比较大的经济危机，有很多人失业，大家就怪了，为什么失业了，那是因为中国人，中国人带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印象，那个时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过去不是黄祸陌生到了恐慌，进入了整个排华的高潮，所以就出台了所谓的排华法案，我印象应该是这样的。

主持人：整个这段历史，可以说追溯到了很久很久之前，一直到 1882 年，排华法案被正式的签订，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法案签订的时候，是真的非常顺利，还是说，其实还是有阻力的，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

刘作奎：这个法案也是经过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在美国来说也是分层的，比如当地的原住民，或者其他一些需要就业，有就业需求的人肯定是反对华人的。但是他的资本家，包括一些企业主是很欢迎华人的，这个要辩证的看。资本家和企业主为什么欢迎，就是因为廉价，劳动生产率高。

主持人：吃苦耐劳。

刘作奎：容易出东西，比雇佣本地的白人获得的利润要更多，所以他们是支持的。原住民，就是本地的白人，尤其是爱尔兰籍这帮人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不但抢了他的工作，也造成爱尔兰籍原住民的生意也不好，所以找工作找不着，比较穷困潦倒。那时候，我记得爱尔兰籍专门组织了一个反华人的团体，到处抢、夺华人的财产，造成很大的一个混乱。





所以说，从美国国内来看，是这样一个情况，有支持有反对的。当然对加利福尼亚来说，早期那个时候，加利福尼亚突然涌进这些多中国人之后，这个洲，舆论气氛来说，对中国华人是很不友好的，要排华的声浪还是很高的。所以牵头的也是加利福尼亚的议员、洲长来牵头做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就要参与讨论，讨论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也分成激烈相对抗的两个派别，一个认为华人勤劳、勇敢、踏踏实实，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不应该有这种排华的倾向，但是另一派人，认为华人的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包括服饰、礼仪跟我们的差异太大，从社会心理上说不能认同华人，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时候，确实是美国发生了危机，1873 到 1882 年之间，危机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背景是金矿挖得已经差不多，那时候他的金子已经消失殆尽，开始出一个示威的政治局面。所以华人的作用和地位开始下降，一下降以后，华人就涌入到其他的领域，就是直接冲击到他们本地就业岗位的领域，所以反对的声浪起来之后，就认为应该排斥他，所以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对华人的排斥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们挑头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排华法案提出之后，是给美国总统亚瑟，让他来判断，亚瑟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态。

主持人：当时的心态。

刘作奎：对，一方面觉得这个确实为西部的开发，华工的功不可漠，尤其基础设施建设。

王文：铁路。

刘作奎：对。

王文：当年铁路，他那一段是最艰难的。

刘作奎：对，死了好多华工，是功不可没的。另一方面，国内的民意汹涌，他也确实没办法。所以开始他折中说，加利福尼亚州提出 20 年排华之后，他说这个我不同意，后来经过几轮的磋商，说缩小到 10 年，就是 10 年之内华人不能被划美国籍，不能再进入美国，然后非法如美国的一律要撵走，是这样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折中方案最终是通过的，所以说，应该是一个角力的情况下通过了这样一个排华的法案。



王文：没错，当时 1870 年，华人在美国达到了 40 万，当时美国人口无非还几千万人口，可能不到一个亿，一个亿左右，大概这个数值，40 万人口。当时的比重，尤其是在西部，本人人口就特别少，40 万这个数字特别大。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的政治惯性，200 年来我们看美国的政治斗争，都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特征。每当美国发生国内危机的时候，他都会找到一个外国的因素，作为他转嫁危机，或者说寻找危机根源的替罪羊。而这个时候，那么大一批华工群体，突然间在 20 年、10 来年之间，从几十人、几百人一下子到了几十万人，所以自然会成为他的政治斗争的替罪羊，这是第二个因素，70 年代，你看后来，每次他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找到一个替罪羊。

第三个因素就是因为这批华人，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历史的遗憾，或者是历史的悲情、悲剧，就是我们当年到美国去的华工，实际上都是做苦力的，他的文化水平、知识涵养、政治意识、社会融入程度都是偏低的，就是中国下层人民去的。

刘作奎：干一些苦力的。

王文：对，苦力活，被卖到美国去的，所以英文里面有一个词是 coolie，苦力贸易。这些人都是多少钱卖的，基本上那些人贩，中国的人贩，实际上就是十几美元、二十几美元买的人，买的华工，特别悲惨，卖给了美国人，大概是六七十美金，人贩子其中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些成批量、成批量的船运到美国，实际上苦力贸易就是卖到美国的西海岸，非常艰苦。你看很多电影里面，《黄飞鸿》那些电影。

刘作奎：《华英雄》。

王文：对，虽然是电影虚构，但是确实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那时候他们都在船舱的最下面，一坐就是做 75 天到 100 多天才能到达美国，60 多天到了檀香山，现在的夏威夷。所以那些人都是非常辛苦，非常底层的民众。

他们在美国缺乏政治意识，当美国的两派在驳议的时候，刚才作奎老师也讲了，有一派是非常赞同、支持和赞赏华人在美国的贡献的，但是另外一派，因为转嫁危机，他们两党之间竞争，要找到一批替罪羊，这个时候，华工缺乏一定的代言人，缺乏利益集团的组合，缺乏一定

的政治诉求、政治反抗，所以在整个排华法案酝酿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来自华人内部的反抗力量。因为那个时候满清王朝，所有的王朝意识哪有什么政治意识、法律意识，没有人来。即使像历史上如果有华英雄这样的，也不过打一打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就等于怂恿了排华法案在那个时代的出台。所以我觉得有三种因素，各方面都有。

刘作奎：我比较赞同王文的分析，这里面也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排华法案出台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实际上表示了一定的抗议，就是当时李鸿章的时候，派了几个使臣去，就是涡旋这个事，说你不能这么排斥我们的这样一个主义，我们做出这么多贡献。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人微言轻，没有起到什么比较大的作用。

王文：对，弱国无外交。

刘作奎：对，弱国无外交。解决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当时因为中国弱，想拉美国来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所以就一妥协，内部一妥协之后，就不再追究华工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背景还挺复杂的。

王文：对，华工应该是中美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悲剧性色彩的一批群体，这批群体为美国做了那么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成为历史悲剧的牺牲品。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在迟到了 130 年以后，进行对他的道歉，我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反而我认为是迟到的一份道歉，早就应该道歉了。

刘作奎：也跟当时有关，为什么那么多穷苦的迫不得已跑到美国，太平天国的时候，有很多是参加这项运动的，做一个流亡者跑到美国，他们确实是走下坡路了，只能这么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穷困潦倒，当时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大量的赔偿是由广东人在支付这个赔偿的，导致珠三角经济发展一直凋敝，就是发展不景气，大量的人就不堪重负，或者失业，他确实也走下坡路，确实想找一点解决生计的东西或地方，所以也是造成这帮人带有流亡性质，带有迫不得已的性质去。

王文：还有一个原因，当年广东一带，到美国的华工，实际上广东一带最多，星辉这一带最多。广东一带相当于当年开放的前沿，签署不平等条约等等开放的前沿。所以那里老外特别

多，外国人、美国人特别多，那里的一种宣传，勾勒出一种，美国有金山，我们到金山去发财等等，广东人也敢于开拓，敢于闯。

主持人：被吸引了。

王文：对，他们所谓的虚假的宣传，欺骗了一批人到了那边去。所以这样，综合各种原因，到了那边去，去了以后，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所以这是非常值得令人唏嘘的一件事情，让人觉得，这的确是一种历史的悲情，历史的悲剧。

主持人：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包括他对夏威夷土著的一些，还有一些奴隶、黑奴制，为什么对于华人，他们会放注这么多的心力，或者说为什么华人偏偏成了这样的受害者，刚才二位也已经讲过，他们其实是为美国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他们的聚焦点为什么会在华人身上，除了我们自身的一些，比方说刚才王问讲过的，我们自身的政治意识，或者是生活习惯，还有没有更深层的东西？

刘作奎：这个事情有它的巧合，就是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在这里面。偶然因素就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的中国华人涌入到加利福尼亚，导致这个区域的人对华人造成一种排斥和恐慌，这是一种偶然因素，加利福尼亚州在搅和这个事，把这个事搅起来了，形成一个全美国民众的心理，从这个角度上，带有偶然的性质，就是因为淘金，因为有大量的人涌入，造成当地就业的压力，所以导致对华工的排斥，导致加利福尼亚，整个洲形成对整个华人群体的排斥，上升到全国的决策，这个事情确实有它的偶然性。

但是必然性的因素，就像王文刚才说的，一个就是长期以来，与中国交流形成的一种心理，就是所谓黄祸论，文明的不通路这个问题，另外中国也有一些习惯，比如去的因为都是底层人，比较邋遢，一些习惯不好。另外我注意到，早期大概有 5%的妇女也过去了，她们这帮人本来应该是做一些积极健康的工作，比如辅助中国华工作业，但是她们纷纷跑到妓院，从事这些工作。所以也引起当地不太好的印象。中国人社会融入的能力也比较差，就是走到哪，形成一个华人的村子，很孤立的坐在那。

主持人：聚居性很强。

刘作奎：对。本身这个又只会干活，又能吃苦，会隐忍，但是不会有诉求，所以这些因素，我觉得造成了美国人敢欺负你，但是中国人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形成一个有规模的反抗，所以导致了排华的背景，就是只排斥我们这个族一的人，这样一个背景。

王文：另外一个方面，我还可以提供一个角度，就是因为养路撒克逊民族，白人，当年五月花号到了美洲以后，不断的扩张美国的领土，到了西海岸，他们整个撒克逊人群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思潮就有一个所谓的白人至尚，白人优越论，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第三个节是美国的另外论，他们认为美国是很强大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批杨过路撒克逊人群，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西欧来的统称，这批人群，白种人，他们整体上有一种对于外族非常高傲，非常排斥外族的一种，尤其是 100 多年前，有一种强大的心理。所以你会看到，实际上不仅仅华工，包括从东南亚去的人，去非洲去的很多黑人，在美国生活都非常艰难。我们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1861 年美国才废除了农奴制，农奴的大多数人都是黑奴。所以排华法案的出台，实际上典型的反映了，我们也不能扩大华人在整个美国的作用，但是实际上是典型的反映了在 130 年前的整个美国整体的保守主义情绪，保守主义情节。

第二个浅释了整个美国的一个排外的情绪。因为当时在整个美国的外交，他的孤立主义占有整体的主导优势，他认为美国两边都是大洋，所以不需要跟你有太多的牵涉，这是一个我们白人的民族，白人统治的，包括他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对印第安人的绞杀、限制。我记得，当年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印第安人大概有 100 多万，现在好像只有 10 多万，印象中应该是这个数量，远远少于过去。最后白人有了忏悔，基督教里面有忏悔情节，做了坏事以后忏悔。我去过得克萨斯州，给印第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博物馆，你看，印第安人在这，我们很尊重他。典型的美国文化的，先做坏事，然后忏悔，再进行哀吊，尊重、致歉等等，整一套那种，做了坏事还显得自己很高尚，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种美国式文化的特征。这个文化我们也不能全面否定，但是他有很多值得推敲、值得我们来细腻的成分。

主持人：对，1943 年排华法案就废除了，这件事情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他中间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阻力，废除排华法案。

刘作奎：我觉得主要是二战的背景，当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入侵波兰，就是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来自日本、德国方面很大的压力，那时候，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牵制了日本，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牵制了德国，这时候，美国国内的舆论气氛来说，包括美国整个国家来说，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战争必须要打，尤其珍珠港之后，他知道这个事情必须得打下去，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必须维护好他的盟国、盟友，包括中国和苏联。然后中国确实在初期的抗战中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就是在抵抗日本中，表现的确实很勇敢，有确实延迟了战争的进程。所以这个情况，尤其是当宋庆龄 1943 年到美国做演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体现的很清楚了，就是中国的决心、意志，包括和美国合作战胜法西斯的信念还是比较坚定的，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另外给美国制造一个很好的印象，就是中国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一个民族，他们还是善于抵抗、很勇敢的一个民族。我觉得，从具体来说，大背景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经过 60 年的发展，从排华法案到 43 年之间，华人的贡献和地位变化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个时候如果再逆势而动，可能确实不符合美国当时的利益，当时西部最排斥华人的一些洲也转变了一些腔调，觉得一味的排斥这样一个民族有点不太合适，而且当时华人，就是华裔是唯一以他们命名为排斥对象的民族，就是排华法案，除此之外没有一个。排斥黑人是以一个族群来说的，不是一个族裔，但是中国，就是有这样一个法案，排华。所以这样来看，是挺不公平的东西。

我个人感觉，另外就是具体推动，罗斯福，罗斯福的推动，我觉得这个作用也很大，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物，我们理论说精英推动，这个层面是很重要的，就是假设有这个社会舆论气氛，但是精英一个层面，包括领导者对这个事情还是置若罔闻，还是顾自己的东西，这个事情也很难有一个质的突破，但是那个时候，罗斯福就明确的说，我赞成接触排华法案，他也是提出排华法案这个东西在这面。

还有一个问题，后来我看到一个提项说，提到一个华人没有维权的意识，没有参政的意识，没有组成自己利益集团的情况，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就是工农协会，一些和中国人比较要好的美籍人士，包括一些美国人，包括亨利露丝、赛金花，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就是觉得对待华人这样太不公平，太不好了，而且很多华人有地位、有钱之后，组成了这样

一个群体，这样一个集团来表达他的诉求。所以这些种种的因素，造成罗斯福，美国国会真的提出这样一个排华的法案，但这个过程，确实跟早期的 1882 年一样，是一个角力的过程，但是这个角力过程，当时的背景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可能是怕华人抢工作，但这个时候，二战之后，也有类似的方面，有个国会议员就说到一个问题，我们二战打完之后，大概有 1200 万军人要复员，要到美国找工作，这个时候还大量的释放中国的人进来，可能又会造成就业的压力，这个和 1882 年有点相似的成分。但是更多的看到是一个不同的成分，像我刚才说的，华人的贡献，他们看到了，从战略和军事上来说，也有这个必要性，就是接触华人，释放一个个积极的信号。

再一个，他们那时候已经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有广泛的市场。当时蒋介石正好 43 年、44 年左右提出了一个中国要变化一个工业化国家很庞大的计划，当时美国就做了一个评估，说中国市场当时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他们要修建铁路网、公路网，要做国家现代化计划，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所以这个时候跟中国交好是利大于弊，他的利益应该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当时算的很细，说中国要修公路、铁路网非常庞大，1 英里的铁路网造价应该是 5 万美元，他是这么评估的。如果 1 英里就这么大的花费，庞大的铁路网建起来，美国来说机会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是大势所趋。

刘作奎：对。

王文：刚才作奎讲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带我们非常细致、全面的回顾了当年那段历史。我们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规律，就是说，海外华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在当地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是跟自己的母国，或者本国，或者祖国，他们本身的地位提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 1930 年的末期，1940 年的时间，我们应该说，中国那时候虽然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治时间，但是从 30 年代末开始，比如 1936 年，中华民国政府废除了所有满清政府，我印象中，是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废除了。

刘作奎：《治外法权》。



王文：对，《治外法权》等等都废除了。1936 年，当时，作奎也讲到了，整个发展的经济，各种的经济方案等，包括对外，呈现了一种在抗日过程中，的确有一种崛起的大国的姿态的出现，尽管是国内还比较乱，但的的确确，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在这个国民政府在外交过程中，包括宋美龄的演讲，显示了一种芬芳，这是第二。

第三，因为有美国的扶持，美国因为出于抗日，处于均衡，他觉得日本越来越强，他要扶持中国，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扶持也变相某种程度抬高了中国的地位。种种程度可以看出，从 1930 年代末，到 1940 年代初，中国实际上，在我看来，如果从大的历史观上看，呈现了 20 世纪以来的第一轮崛起浪潮。现在说是 1978 年开始，这个并不一定正确，那时候开始，只要母国崛起，这完全可以说明，祖国有一定崛起的东西，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讲都是好消息。所以我觉得大的背景，一方面刚才作奎也讲了，美国的政治斗争，美国政治的一些新的气息，像罗斯福等等一些所谓进步主义政治家的推动，这是第一；第二是他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二战时期，各种国家之间驳议，美国必须通过国内的措施、法案、政策来拉拢因为这个政策引起的一些国家，废除排华法案拉拢中国；第三就是中国本身的崛起趋势，尽管这个崛起后来被打断了，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继续，但是的确在那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国力已经复苏的迹象，这个迹象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也促使了海外华人能够在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一个促动因素。所以那个时期，国民政府也对废除排华法案尽了一些努力。这就很明显，当然李鸿章时期，对于这个也有努力，但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这个时候有希望，所以综合因素，促使了 1943 年排华法案的废除，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废除了排华法案，但是对华人的歧视并没有在 1943 年中落。那个时候就有 105 人的配额，每年只有 105 个人加入美国。包括美国人内心的一种对中国人，还依然有黄祸论的存在，尤其是保守主义的美国人。

第三，还有对中国兴起的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潮，有一种抵制的情绪，包括一些中国红色的东西表示了一些抗拒。所以到 50 年代，烧翻各种驳议，历史的偶然，使中美全面走向了对抗。所以 1943 年是一种进步，大家这种进步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的，不是全面的，是一个阶段式的。

主持人：废除了排华法案之后，在美国的华裔，他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大的改变了，现在看来他们相处的环境？



王文：那当然了，废除排华法案以后，实际上在法理上，使中国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提高，废除了一个法理的障碍，这是其一必须要承认的；第二废除这个法案以后，社交上，我们本身中国的一些变化，内战等，又有一批大量的华人在二战以后又移民到美国，所以这是第二，美国的华人在废除排华法案以后，又有了一次井喷式的发展，所以到了百万级别，应该在二战以后出现，而现在美国华人有 300 到 400 万左右，这是第二。

第三，这批人，二战以后，也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再前往美国这批中国人，他的素质、涵养、整个现代意识、国际视野，整体的品质、素质要远远高于 1840 年、1850 年的华工，所以这批人到了美国以后，他们更进去。所以现在所谓的，我们今天讲的骆家辉、赵小兰，他们的父辈差不多在这时期进入到了美国，骆家辉也是在 1945 年出生的。这批人前一代的父母过去以后，培养了他们，这批所谓二战移民，二战华人移民以后，再通过他们的路线，彻底融入了美国的社会，成了美国现在，目前这一批中坚力量，美国的政治精英里面的华人的佼佼者。所以骆家辉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益于排华法案，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益于当年中国初步的崛起。

主持人：这个排华法案，刚才刘老师也讲到过，包括在美国对印第安人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对奴隶制、黑奴制美国政府也一直陆续的在对他们之前的一些作为进行道歉，可是说到现在，为什么过去 130 年才对我们的排华法案进行正式的道歉，原因到底在哪里？

刘作奎：原因也跟刚才说的历史背景提到的一样，可能我们长期以来不太了解，就是华人不太了解美国的一些政治操作的逻辑，就是参议院、众议院，包括利益集团，一些市民社会组织，包括其他的方面，表达诉求的组织，这种游戏规则，可能华人还不是很了解。包括后来新华人的崛起，可能逐渐了解到美国的一些政治游戏是怎么玩的，怎么操作的，可是早期华人没有组成自己的政党，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利益纠纷组织也是相对比较弱，这点和以色列、犹太人差别太大了。我们可以很优秀，但是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声音，这个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再一个，华人真正崛起，确实有一个阶段，就是包括二战一段时间，包括我们共产党在大陆掌权之后，美国又出现了一段反红色的风暴，包括我们文革那段时间的影响，对中国的看法，又进了一个非常低的低谷。所以这也是一个延迟，这个延迟包括文革，包括这段时间，不

但延迟了我们几十年的发展，也推迟了国外对我们的正确评价和我们的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所以说，这些种种国内和国际的因素，促成了可能美国没有认真的反省，没有认真的向我们道歉的大的背景。

王文：历史的形成往往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所以这次道歉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偶然性就是有些关键性的人物，比如赵蓝星、薛海培等这批议员，非常活跃的一批华人议员的存在，尤其是奥巴马执政以后，华人的政治家涌向美国的政坛非常踊跃，包括美国前财务部长，现在的驻华大使，美国的科技部长，包括美国在白宫内部好多部级的高官，大概有四、五位，都是华人，议员也挺多，族长也有，市长有很多。实际上，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在冷战以后，华人在美国参政议政，包括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的人越来越多。到了一定历史时期，所以形成了偶然，某些势力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中国人老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聚积到一定时期，道歉了，这是一定时期，我觉得应该看到这个偶然性。

必然性的一点，我是这么看的，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母国的崛起和祖国的崛起对华人的地位有直接原因。中国现在的崛起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会看到已经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上，所以他的崛起，对全世界 3000 多万的华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好消息，都是有助于华人在本国的社会地位，肯定的，毋庸置疑，如果非洲崛起，黑人地位会更高，拉美裔的崛起，西班牙裔的地位会高，这个是相通的道理。所以中国，你会看到，在我印象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道歉了，你看一轮的道歉，就是说，实际上，历史战役，我说的必然性，只要中国崛起的过程不停地往前走，这比历史债迟早都要还的，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日本侵华战争，老是只说反省，你看最近有个日本小子，不承认历史，我就说时候未到，中国再往前崛起，你会发觉，日本不仅仅深刻反省的问题，现在有些日本人说我已经道过歉了，我只是说反省，反省是很轻的，然后我们说道歉，我觉得进一步还是忏悔，包括整体对历史观的端正，现在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只要中国的崛起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持久，迟早这一天是会来到的。

主持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王文：对。



刘作奎：我比较认同他这个，因为回顾一下历史，能看出来，早期的时候，古代明朝的时候，中国人把移民到国外的人作为弃民，就是说，你出去以后，你就是背叛了我，所以就把他们当垃圾一样甩出去，所以这些移民到了东南亚的时候，当地人进行屠杀的时候，我们不是派兵去支持，我们是叫好说，终于帮我出了一口恶气。这个观念早期就非常落后。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华侨的作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又没有力量，没有精力和力量做这个事，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蒋介石政府时期，一直打内战。到现在来看，这个状况就能看出来了，如果某个地方出现了动荡，或者出现了骚乱，我们可以派强大的力量把他们移民回来，包括叙利亚的，包括阿拉伯的一些冲突。

王文：利比亚。

刘作奎：对，大量的经历把他们撤侨，这就是一个姿态，华侨在我们的地位当中，我们有这个力量来拯救他们，有力量提高他们的地位，这就是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力量强大的时候，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力来干涉你，影响你。

主持人：所以聚积到这样一个力量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声音。

王文：历史的必然，必然会出现。今年不道歉，明年肯定也道歉，后年肯定也道歉。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崛起，某一天突然间中断了，或者整个过程动乱了，或者国力又突然间衰落，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海外的华人。

主持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王文：对。

主持人：也有一种声音说，因为 2012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刚才王文也提到过，美国有将近 400 万的华裔，这部分人是美国每个政党都不会视而不见的群体，所以才会出现正式道歉的声音，两位怎么看这个观点？

刘作奎：从选举政治来说，从策略角度看，他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选票的群体。另外从长远的战略发展来看，也必须重视这个，因为他们身后的背景是中国，是中



国崛起的背景，包括将来的经贸、战略合作，都离不开中国，所以从战略姿态上来说，也必须尊重这样一个群体，这是我所理解的，他们必须要争取华人的姿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想从社会心理上完全接受这个群体，就是华人 400 万的群体，我觉得还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像早期，43 年之后，即使是做了这样一个姿态，废除了，一年只有 105 个配额，这种姿态性的东西废除之后，美国又兴起了一场非常强烈的反华、排华的浪潮。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打一棒还一棒，就是前面给你一个枣子，后面再打你一棒，这种情况是比较厉害的。但是现在可能不会重演这种情况，我还是觉得有一个悲观的东西，就是如何完全让华人移民融入到这个社会体制中，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光是中国，整个作为移民，都存在这个问题。大量的波兰移民在德国，德国人有很多的政治保障，已经不是美国对华人的这样，有很多政策保障让他们生活的更好，但是还是融入不进去，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大的问题，怎么搞社会融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文：我非常赞成你刚才的看法，致歉这个行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它非常的神圣化、伟大化，他肯定有自己的政策的考量，就我刚才说的，政治的偶然性，历史的偶然性，2012 年，因为本身奥巴马政府内的华人政治势力尽管不是非常大，没有像犹太人那么大，但是实际上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潮，这是一部分，所以这些华人的亿元、华人的部长、华人的其他一些政治势力、利益团体，包括百人会等之类的，促成了这样一次致歉，这是其一。第二政治内部的一些驳议，他们为了讨好华人问题，现在华人越来越团结，所谓的 80、20，就是一定要集合 80%的选票投降一个党，这样大家都会尊重华人，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我们要这样想，就是致歉只是一种姿态，致歉不代表美国对中国为代表的这批华人群体，包括东亚群体的完全的一种对等的、尊重的开始，我认为不能说这个就是开始，就是标志性的，就是历史性的，尽管在我们心里，美国这一两天的媒体上大肆的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有多大的历史性时刻，尽管他们道歉，但是美国人对于中国人，对于华人，他们内心的优越感，一种高傲的心理病没有完全的排出，所以我就认为，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看所谓的道歉。这是第二。



第三，现在很多，尤其是中国媒体，包括一些网络上，美国的 BBS 上的声音也有，就是把这个认为是美国人的一种高尚之举，美国人的一种敢于忏悔。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过于拔的太高，因为这个毕竟歉了 130 年，歉了 130 年的债现在才还，美国人自己也不必自己是一个致歉，只能说这是你的正常之举，只不过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就好象我们到了 130 年以后，到了 2170 年左右，离现在还有 100 年左右，日本向中国道歉，向中国忏悔，然后我们说日本多高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他迟到了那么多的忏悔、道歉，沉痛的反思也好，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事情拔的太高，平常心来看待，一方面这是他的一个政治姿态，第二，他内心很多的高傲情绪、不尊重的情绪，尽管他的很多情形也是尊重的，但是没有完全的正式来自中国的华人，尽管比过去好得多；第三，我们也要平常心看待这个，不必把这次道歉视为特别多的礼誉，或者怎么样，我们扬眉吐气，不能搞得那么高，还是平常心看待。

主持人：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的一些想法很犀利，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打你一巴掌，给你一个甜枣吃，或者这种没有免费的午餐，说美国这次的做法非常虚伪之类的，您觉得这样的观点怎么样？

王文：当然这个有点嚼往过程，我是认为这样，不能说，明明道歉了，你也说你是不对的，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平常心，就是说，我们是欢迎的，毕竟是道歉的，道歉总比不道歉好，这是其一。第二，毕竟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姿态，所以这个必须持比较正面的看法。第三，现在你做这样的东西，对于整个舆论、整个中美关系、整个中国印象、华人印象多少会有一些促进作用，所以不能人家做了，你说虚伪什么的，我也不太赞成这个，要平常心，一般看，理性的看，全面的看。

刘作奎：我同意王文说的心态的问题，可能我们现在太注重美国的表态，可能也跟我们的绝对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就是美国做一个表态，我们很在意这个事情。

王文：对。

刘作奎：但是一旦你真正强大到，我觉得不用忌惮美国，或者我跟美国已经平局了或者比美国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已经很正常的事，我们不会太在意，这也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



主持人：其实这次，刚才两位也提到过，离不开一些精英政界人士的支持和推动，包括刚才讲过的薛海培和赵美心，他们也提出来，说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把这段历史写入教科书，或者有一个正式的道歉的做法，您觉得这样会实现吗？或者您二位对这样的表态怎么看？

王文：我觉得这个目前看来很难实现，美国过去 200 年历史中，有许许多多阴暗的部分，我们看过美国 19 世纪的片子，《芝加哥》等等，看到美国历史上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比如对黑努的，对印第安人的，是西进运动中，当时屠杀了多少所谓西进的土著，另外包括现在还有，前几天一个士兵，扫射了 16 名阿富汗的平民，焚烧古兰经，对于阿富汗尸体里面撒尿等，很多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因为美国的媒体太强大了，他们往往会把这些糟糕的事情叙述成一个高尚的事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过《拆弹部队》的片子，去年获了奥斯卡奖，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明明是一个美军入侵伊拉克的大的背景下，你是入侵部队，但整个拆弹部队里面，却把整个美军形容成一个救世的，好像我给你拆弹了，你有很多自杀者，好像很高尚，很伟大，你是一个入侵者，有时候我就跟美国朋友说，我说你这个历史有极大问题，这部片子就像是当年 1930 年代，1940 年代日本人侵华战争，然后你描述了一个日军多少呵护被镇压的中国平民，这是一样的道理，描述他怎么样担惊受怕，描述他怎么样有人文关怀，我说你这个历史观就有问题，实际上是去入侵的。但是美国的网实力，文化的宣传功力非常强大，他容易把自己很多好的东西描述的更好，坏的东西描述成好的。所以你看这 200 多年来的历史，我家有很多美国的视频，实际上今天来这个视频之前，我还看了一下，这么多，我家至少有几百、上千册的，以千为记的关于美国的藏书，看了之后，没有一本是有美国历史的，美国政治，没有一本书记载到美国的排华。我的这些知识都是过去看其他的一些中国文学的书，当然可能因为我买的书不对，很少有美国历史书、美国理想等一些关于梦想的书，很少。

主持人：都没有记载。

王文：对，都没有记载这段历史，包括印第安、农奴史，很少，主流教科书上记载的就更少。他们整体的教育体制、宣传体制、历史观，总是在宣传美国的伟大，美国的例外，美国的上帝选民等等之类的情怀，超级大国的情怀，对于自己的历史，我觉得反思不够，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说得太绝对，他们也有多历史的反思潮流，很多国家都需要反思历史上很多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讲，尽管这次道歉，赵美心、薛海培说的，还要往那个方向努力，要把



排华这段历史写入教科书，写入主流的教材中，写入美国的正史中，这个努力非常值得鼓励，但是从目前状态看来，要实现那一步，可能还非常的艰难，如果要实现这一步，我觉得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中国继续崛起，中国华人的政治家在美国政坛更加强大，另外美国的一些进步主义人士更加敢于、勇于面对他历史上的阴暗面，美国有太多历史的阴暗面了，但是他们不敢勇于面对，要勇于面对，所以取决于这些。但是道路还非常漫长。

主持人：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排华这段历史写入教科书，或者做一个正式签署的公告还是比较艰难的。

王文：对，非常艰难。

刘作奎：我觉得也是一个中国华人议员的政治愿景。因为按照通常解决遗留问题的惯例，就是把它写入教科书，教育下一代，不要犯这种错误，包括德国对犹太人，德国对屠杀波兰人的历史性，都写到教科书里面，他是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有两个问题，就像王文说的，这个国家是不是重视中国，中国强大，从内心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来做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议会党团，就是在美国的参政人士，真正做一个力量崛起，如果他能崛起到像犹太议员这种，已经可以左右到美国决策的方向了，这种力量，我觉得那个时候，做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了，但中国毕竟达不到这一点，他操纵不了美国决策的最终方向，只能说是一个边缘的群体在零敲碎打，这确实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耐心的等，也不用急于说美国一定要在教科书上做一个表态，必须那本教科书很薄，不能什么内容都往里加，他肯定会做一些主旋律的，比如自主、民主、人权这种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东西。

王文：民族的历史，自由的历史。

刘作奎：对。

王文：我觉得这个事情，回过来，也还有蛮有意思的角度看待，现在看美国的主流对华研究的材料，美国主流的理论，对华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这几年我没有统计，08 年的时候我做过 4 统计，美国的五大报纸，对 08 年中国奥运会的报道，25%都讲中国人权问题，那一年，25%都会讲中国的环保问题，另外 25%到 30%主要讲中国的丑闻，社会的阴暗面，包括西



藏、拉萨事件等，只有 5%左右是报道奥运的。你看中国忙忙碌碌的一年，他却只有 5%的篇幅左右报道中国。你会发觉，实际上美国的舆论，对于中国的歧视、偏见和不满，其他的一些傲慢的情绪，实际上，从本质上，跟 130 年前那个情绪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尽管没那么恶劣。

主持人：他是一种历史的延续。

王文：对，依然有着一种历史的高傲感和优越感，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现世的很多行为，实际上是需要未来来验证的，你现在做得东西，都会成为历史的见证，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历史，美国现在为过去的 130 年前的行为感到忏悔或者道歉，我相信在未来的 130 年以后，美国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美国大报对中国的报道，我相信他们也会感到非常害羞，因为太不反映现实了。

主持人：需要历史验证。

王文：对，他们觉得中国是独裁国家，中国是一个很糟糕的、肯定快崩溃的国家，很多大量的，当然也有很多正面的报道，但是很多报道都是这样的，他们会为这样的一些舆论判断而感到羞愧，我觉得这个羞愧也需要充分的时间，未来充分的年数里验证他们的羞愧感，我也希望在过 100 年，可能不需要那么久，他们也会对目前的这些对华的不公正的、偏见的报道做一次真真诚诚的道歉，当然这个需要媒体们来做。

主持人：可以拭目以待。你觉得针对美国现在华人的地位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刚才王文提到的，母国不断的大国进程，不能停下我们的脚步，另一方面也包括刘老师刚才提到的，整个社会融入可能是一个大学问，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进程，我们对于排华法案这件事情，两位的意见可以说，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都需要历史的验证。

王文：对。

刘作奎：对。

主持人：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王文：谢谢！

刘作奎：谢谢！

（刘作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王文，媒体人，环球时报评论员。原文选自环球网。原文链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6/2844559_5.html）

【返回目录】

【源】

9-7 丁则民：美国移民中的排外主义



“当大多数美国人保持团结 并对他们的未来抱有信心时, 他们似乎更愿意与外来移民分享未来; 当他们发生分裂且对未来缺乏信心时, 排外主义就可能抬头。根据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特定情况的反应, 美国经历了三个反对外来移民活动的阶段, 或三个排外主义阶段: 即反天主教徒的阶段、反亚洲移民的阶段和普遍限制所有外来移民的阶段。”

美国建国以来, 美国人一般是赞成广泛吸收外来移民的。这是因为: 首先, 美国幅员广大,资源富庶, 但它既缺少劳动力又缺乏技术, 因此开拓土地、开发资源和发展经济都有赖于连续不断的移民洪流; 此外, 美国人相信他们有力量同化外来移民, 认为美国是个不同民族、种族的“熔炉”,经过这座“熔炉”的冶炼, 美利坚民族将日益发展壮大。但是, 随着移民洪流的不断到来, 土生美国人和早来的移民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恐惧与担心。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 有些人就对外来移民的涌现有着担心和恐惧。美国独立后, 这种恐惧与担心由于不断大量涌入的外来移民产生的社会问题而加剧。美国排外主义运动经常与这种社会上的恐惧和担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大多数美国人保持团结并对他们的未来抱有信心时, 他们似乎更愿意与外来移民分享未来; 当他们发生分裂且对未来缺乏信心时, 排外主义就可能抬头。根据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特定情况的反应, 美国经历了三个反对外来移民活动的阶段, 或三个排外主义阶段: 即反天主教徒的阶段、反亚洲移民的阶段和普遍限制所有外来移民的阶段。

第一个排外主义阶段主要是反对天主教会和教徒, 盛行于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中期以及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前一时期的矛头是针对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 后一时期是针对来自东欧、东南欧“新移民”中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 英国殖民者中的新教徒便把反对天主教的情绪带到北美来, 并与移民中天主教徒有着摩擦和不和。在美国独立前, 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移民在加拿大与印第安人建立的同盟, 被北美殖民地的人们视为一个威胁, 因而加重了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敌对情绪。到 19 世纪 30 年代, 随着入境的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徒移民日益增多, 天主教会和天主教徒被看成是对美国体制的一种威胁: 不仅对共和制原则而且对共和国本身都是起着破坏作用的因素 。美国的一些新教徒在神职人员煽动下, 掀起了反对天主教的群众性活动, 后在东部一些城市里, 逐渐演变为暴力行动。到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 有 12 座天主教堂被烧毁, 许多天主教机构遭到了袭击和破坏, 以致各城市的保险公司几乎都拒绝对这些机构提供保险。"一无所知党"便是在当时反对天主教的运动中出现的, 它不仅反对爱尔兰裔美国人, 而且把矛头针对罗马天主教徒。在社会各种反对天主教的声浪中, 美国天主教机构和教徒们都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 难以进行其正常的宗教活动。直到内战前, 这种反对天主教的局势才有所改变, 因为人们从现实中逐渐认识到, 阴谋分裂美国的颠覆力量不是外国人, 而是南部白种美国人; 真正令人担心的威胁不是来自教皇、耶稣会教士和某些欧洲国家的君主, 而是来自南部奴隶主。不仅如此,他们还看到, 主要由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组成的族裔军团积极支持了联邦为统一而镇压南部叛乱的斗争, 而在族裔军团中, 不少官兵都是天主教徒。

内战以后十多年里, 由于美国朝野都致力于南部重建的工作, 反对天主教会和教徒的活动暂时沉寂下来。但是, 到 19 世纪 80 年代, 随着"新移民"中天主教徒的激增和天主教区学校的不断扩展, 美国反对天主教会的排外主义运动再度出现。这次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罗马天主教会和"新移民"中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当时, 一些报纸开辟了专门揭露"罗马的错误"的专栏, 还有人捏造说罗马教皇有个号召美国天主教徒起来屠杀所有新教徒的"训令",并且广泛地流传开来[1]。1887 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就是旨在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 防止天主教会扩大对公立学校的影响。它还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煽动反对天主教会的情绪, 号召其成员不要投票选举天主教徒, 也不雇佣天主教徒。到 20 世纪初期, 又出现了一次反天主教的活动, 一些新的反天主教组织—— 诸如"自由保卫者"和"路德骑士"——先后建立起来, 一些反天主教的报纸也陆续出版了。但是, 这次反天主教的活动是短暂的, 因为它尚未广泛展开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参战问题方面去了。尽管如此, 美国反天主教的排外主义从未平息下来, 宗教方面的不容忍精神也从未终止。1928 年, 民主党候选人艾尔弗雷德 ·史密斯竞选总统失败的重要因

素之一就是由于他是天主教徒。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民主党的天主教徒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种宗教歧视才算消失了。

第二阶段是排斥亚洲移民的阶段,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先是排斥中国移民, 并于 1882 年颁布排华法案, 接着是 20 世纪初期排斥日本移民和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排斥菲律宾移民等。

在 19 世纪中期, 加利福尼亚出现淘金热和 60 年代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时候, 都有不少中国人移往美国, 成千上万的华工曾以自己的血汗、甚至牺牲性命为建成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招募更多华工以适应开发西部的需要, 美国政府于 1868 年与以蒲安臣为首的清廷代表团签订《蒲安臣条约》, 借以保证华人不受限制地移往美国, 从而达到其在中国招募华工合法化的目的。尽管华人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和开垦加州农田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他们在美国居留期间却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与多数来美国的移民不同, 是"没有资格取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 º。换句话说, 不管他们在美国居留多久, 都不能加入美国籍。在排华高潮期间, 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不断遭到严重的伤亡和损失, 但却得不到美国法律应有的保护, 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在法庭上作不利于白人的证明"的权利» 。

19 世纪后期, 美国工业化和西部开发都迫切需要劳动力, 为什么加州和西海岸一带却接连不断地掀起排华运动?西海岸地方掀起的排华运动又为什么会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 1873 年, 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初具规模的加州企业受到严重的打击, 造成大量工人失业, 而被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因竣工) 解雇的近万名的华工也恰在这时回到旧金山市, 徘徊街头, 寻找工作。这引起了白种失业工人的恐惧, 于是加州一些政客和排外主义分子便以华人移民"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为宣传伎俩进行煽动, 掀起了加州的排华运动, 并且很快蔓延到西部各州。第二, 当时美国两大政党——共和党与民主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从而使西海岸各州(领地) 在总统竞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在争夺总统宝座的竞争中, 都竞相把排斥华工列入政纲, 以争取西海岸各州(领地) 的选票。这就使加州掀起的排华运动这一局部性问题变为全国性政治焦点之一。第三, 美国排外主义者宣扬华人移民"不愿也不能同化于美国生活和美国伦理道德标准",并且断言他们有"许多代代相传, 不可更改的思维习惯",污蔑他们"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希望回到中国去, 对美国毫无爱意; 他们是



彻头彻尾的异教徒, 奸诈、淫荡好色、懦弱和残忍”。第四, 狂热的种族主义者还恶毒地污蔑“华人移民与黑人、印第安人有共同的特征, 即他们都是有色的卡利班”, 因此, 他们若与白人通婚“将形成一种对纯正的美国白人社会的威胁”。最后, 在美国排斥亚洲移民的浪潮中, 华人移民之所以首当其冲, 受到各种屈辱和迫害, 固然由于当时他们在亚洲移民中人数较多, 还由于清朝政府的昏庸无能, 根本无力保护其旅居海外的侨民, 致使在美国的华人移民陷于孤立无援、任人欺凌的境地。

随着排华运动的扩展和蔓延, 排华问题逐渐成为全国性政治问题。在政党政客和排外主义者鼓动下, 美国国会于 1882 年通过了《排华法案》, 规定 10 年之内禁止华工入境, 重申华人不得加入美国国籍。它以种族偏见为基础, 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禁止自由移民的重要法案。该法案既违背了美国建国以来对待外来移民的民主传统, 也是在未与清政府协商的情况下, 美国单方面制定关于中国移民的政策。此后, 美国国会还陆续通过了一些排华法案, 其中主要有《斯科特法》。该法规定: 出境华工一律不得重新入境, 过去美国政府所发出的华人身份证通通作废。

由于美国为加紧排华而采取了种种不公正的措施, 入境华人急剧减少, 加州农场主迫切需要的劳动力则由入境的日本移民来接替。后者除为加州农场主干活外, 有些人还通过承包和分成的方式逐渐拥有小块土地, 经过他们的精耕细作, 农产品的产量和产值都在不断增长。到世纪之交, 加州一些白人对日本移民的不断涌入以及他们在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大为不安, 要求限制和排斥日本移民的呼声日甚一日。加州政府一方面积极支持排日运动, 为旧金山反日暴徒助威; 另一方面竟剥夺日本移民的子女的受教育权: 禁止日裔儿童进入当地公立学校。这种措施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抗议, 从而出现了日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为此, 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及时制止了加州的排日运动, 因为他深知日益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实力以及旧金山市反日暴乱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 为防止美、日关系的恶化, 他力主就移民问题与日本谈判, 并于 1908 年与日本政府达成“君子协定”:日本政府同意对前往美国的日本劳工拒发护照, 而美国则不颁布禁止日本劳工入境的排斥性法案。从美国政府的意图来看, “君子协定”与《排华法案》都是旨在禁止日、中两国劳工入境, 但它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对日、中两国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美国不仅要求日本政府禁止日本劳工前往美国, 而且限制已入境的日本移民在经济上的发展。为了扼制日本移民在农业方面的发展, 加州政府从 1913 年开始一再颁布《外籍人土地法》,





其主要目的就是禁止日本移民拥有土地, 从而剥夺他们经营农业的权利, 切断他们的家属去美国的可能性 º。剥夺日本移民入籍权是美国排日的另一重要手段。根据 1924 年美国颁布的移民法, 已在美国安居的日本移民和中国移民一样, 均属"无资格取得公民权"的外国人。这一法案实施后, 亚洲移民中只有菲律宾人未受到限制, 因为当时菲律宾乃美国的海外殖民地,其居民虽非美国公民, 却属于美国的国民, 仍享有自由出入美国的权利。但是, 随着入境的菲律宾人的急剧增加, 美国社会要求控制菲律宾移民的呼声也在增强。美国国会遂于 1935 年通过一个专门法案, 终止对菲律宾实行的自由移民政策, 每年给菲律宾 50 名移民限额。因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享有移民限额的国家。

第三阶段是普遍限制所有外来移民的阶段。它开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体现在 1924 年通过的《移民法》中, 该法支配美国移民政策长达 40 年之久。

1880 年以前的四五十年期间, 美国移民大部分来自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西欧和北欧国家, 他们被称为"老移民",其数目在 19 世纪 80 年代达到了高峰。自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来自东欧和东南欧各国的移民日益增加, 到 1890 年汇成了一股移民洪流, 超过来美国移民总数的一半, 到 1907 年, 他们占入境移民的 80% 以上»。这些所谓的"新移民"在宗教信仰上主要是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教徒, 而"老移民"主要是新教徒。"新移民"操本国或本民族语言, 不能讲英语; 他们原来的生活都较贫困, 教育和文化程度也较低下, 且文盲较多。

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 美国人原有的矛盾心理日益加剧: 他们既为美国是"世界被压迫者的庇护所"而感到自豪, 又因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而产生恐惧不安。他们因而要求在接纳外来移民时进行限制和选择。首先要求限制外来移民入境的是一些工会组织, 它们认为"新移民"为企业主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导致工人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 它们还把外来移民视为工会活动的"绊脚石":在劳资纠纷日益加剧时, 他们往往被企业主雇佣来接替罢工工人, 致使工人的罢工失去了效用¼。还有一些土生美国人也害怕日益增多的各种各样的外来移民会危及美国原有的"社会团结",特别是害怕外来移民中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和欧洲思想激进分子会在美国煽动"骚乱",从而威胁美国"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而当时报刊大肆渲染一些欧洲国家政府有计划地把各自的社会渣滓倾倒给美国, 更加剧了这种恐惧心理。然而, 宗教偏见在煽起美国排外主义情绪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新教领袖认为东欧和东南欧各国天主教徒、东





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大批到来会威胁到美国社会的新教性质。同时,排外主义者还大肆散布外来移民"犯罪率极高",因而把城市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发源地[1]。

在这些反对外来移民的论调背后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那就是种族主义。当时, 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矛头除反对有色人种外, 还集中力量针对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素质低劣"的白种人。他们认为, 在世界所有种族中, 盎格鲁—萨克逊人最优秀, "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只是在盎格鲁—萨克逊人当中发展和成长起来。大批东欧和东南欧移民的入境正在改变构成美国的成份, 从而破坏了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体的美国人的优秀素质。1894 年, 由一批年轻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组成的"限制外来移民联盟"是个有广泛、重要影响的社会团体, 要求美国政府对外来移民政策进行根本的修正。它的创始人之一普雷斯科特 霍尔宣称, 决定美国是由"历史上自由发展的、精力旺盛的和积极进取的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种族提供人口, 还是由历史上受压制的、返回原始状态的和迟钝的斯拉夫人、拉丁人和亚洲种族来提供人口"的时刻已经到来[o]。于是, 一个限制移民入境的方案—— 以识字为基础的"文化测验"便应运而生了。该联盟的代言人亨利 洛奇宣扬说, "文化测验"是限制外来移民入境的最好办法。实际上, 这种办法主要是针对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新移民"的, 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文盲。在共和党推动下, 国会于 1896 年通过《文化测验法案》, 但为克利夫兰总统所否决。对此, 排外主义者并不肯甘休, 仍就限制外来移民问题进行鼓动宣传, 从而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引发了一场大辩论。1917 年, 在美国参战后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的情况下, 国会终于通过了《文化测验法案》。根据该法, 凡成年的外国移民不能阅读一段"一般使用的不少于 30 个也不超过 80 个单词"的英文或其它文字者, 一律不得入境。该法案被认为是"进行严厉限制和放弃选择原则的第一个主要步骤",但并未收到排外主义者所预期的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前往美国的移民又开始增加了, 而且东欧和东南欧各国移民在移民总数中仍占较大的比重。为此, 美国开始考虑更加严格的限制移民措施。1920 年, 迪林厄姆向国会提交一份议案, 建议美国每年移民限额为 35. 7 万人, 各国移民美国的人数不得超过 1910 年美国人口统计时该国侨居美国人数的

5% 。该议案经国会讨论后, 将移民限额基数由 5%降到 3%, 并且作为紧急法案由哈定总统签署, 成为《1921 年外籍人移民美国限制法》。1922 年, 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 将 1921 年移民法延至 1924 年, 以便国会有较充分时间考虑永久性的移民政策。美国劳联等排外主义组



织也一致呼吁国会制定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于是, 众议院"限制与归化委员会"主席阿尔伯特 约翰逊便向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 主张以 1890 年美国人口统计为基础, 将限额比例的基数由 1921 年移民法规定的 3%降至 2%, 限额总数由 35. 7 万人减少到 16 万人。约翰逊之所以选择 1890 年人口统计作为确定各国移民限额的依据, 主要目的在于限制东欧和东南欧移民, 因为那时东欧和东南欧族裔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按照约翰逊的议案, 整个东欧和东南欧在限额中所占的比例将从 44. 6%下降到 15. 3% [1]。约翰逊的顾问约翰 特雷弗在这次国会听证会上提出了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限额思想, 他认为确定限额的依据应是各族裔集团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 而不是外来移民在某一年美国人口统计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思想得到了一些国会议员的赞同与支持, 他们在讨论议案时, 也强调移民限额不应以外国出生的居住者的数量为基础, 而应以构成美国人口的"民族来源"的人为基础。接着, 参议院"移民委员会"主席戴维 ·里德在吸收特雷弗的民族来源的限额思想后, 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这两份议案大同小异, 国会遂将它们合并后通过, 定为《约翰逊—里德法案》, 其中规定: 每年移民限额为 16. 4 万人, 各国每年限额人数不得超过 1890 年美国人口统计中该国侨居美国人数的 2%。后在 1927 年, 经国会与有关行政部门协商确定: 按照 1920 年美国人口统计中各个民族集团所占的比例确定各国移民限额, 每年的限额总数减少到 15 万人左右。这样, 1924 年移民法案与 20 世纪 20 年代通过的其他移民法案合在一起构成了 20 世纪美国限额制度的基本框架, 而且这一框架一直持续到本世纪 60 年代中期。

移民限额制的确立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自我调节的结果"[o]。随着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彻底结束了, 限制和选择移民的政策日益加强了, 以适应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就是限制和选择移民政策日益加强的具体体现。在它实施后, 入境的移民逐渐减少了, 民族来源也发生了变化: 西欧和北欧移民总数日益增多, 东欧和东南欧移民却日趋减少, 亚洲移民更是寥寥无几。

但是, 由于移民限额制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它确定移民限额分配原则的着眼点不是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考察各国移民的素质, 而主要考虑移民的宗教信仰、肤色和种族。实际上, 种族歧视是美国移民限额制中最突出的特征。移民限额制确立的过程先是歧视和排斥亚洲移民, 继而是限制东欧和东南欧移民的过程。它所强调的民族

来源制表明只有欧洲人才能移民美国, 而在欧洲各国中, 最受欢迎的是英国移民, 其次是西欧和北欧各国的移民, 不大受欢迎、有时甚至受到冷遇和排斥的是东欧和东南欧各国的移民。

（丁则民，历史学家，美国史专家，曾任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世界历史》，2001 年第 1 期。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6/美国移民中的排外主义/）

【返回目录】

9-8 董小川：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



“本土主义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大量移民反对与美国人民同化，而要保存移民自己的习俗、传统和不同的特征。所以，美国本土主义论坛在 1855 年宣称：‘美国只能由美国人来统治，”而美国人不但应该是“出生在美国，而且要在美国受教育和训练。’”

18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曾经有一场白人发动的“本土主义运动”（Nativism Movement）。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以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本土主义这个词得以复活。从政府政策的制订者到普通公民，从利益集团到大众传播媒介，在限制移民和各种政策制订等问题上频繁而又广泛地使用本土主义这个词，学者们也开始重新界定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历史上的本土主义运动到底是怎样一场运动？为什么现在又得以复活？本土主义思想和运动对美国社会有何影响？本文将着力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18 世纪 70 年代，美国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组织，这些组织寻求认定美国民族的特征，并由此证明哪些人是外国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马萨诸塞移民与报道协会”（Massachusetts Society for the Information and Advice of Immigrants）“联邦党华盛顿受益者协会——汤姆马尼”（Tammany, the Federalist Washington Benevolent Society）“纽约技工和商人总协会”（the General Society of Mechanics and Tradesmen）“纽约汤姆马尼协会”（New Yorks Tammany Society）“美国印地安象征协会”（the American Indian Symbolism of the Society）“宾西法尼亚



民主协会”（the Democratic Society of Pennsylvania）“纽约市华盛顿受益者协会”（New Yorks Washington Benevolent Society）等等。最初，上述组织主要是一些具有反对欧洲移民情绪的地方性互助团体，其出发点也主要是想保护美国本土居民的利益不受外来人的侵犯，所以，本土主义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和接受。从 19 世纪 40～50 年代开始，这些组织逐渐以反对外来移民，特别是欧洲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为主，并开始参与国家政治，美国本土主义运动也开始为美国人所承认。【注释】Dale T. Knobel,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The Nativi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1996), pp.20～29.【注尾】

如果说美国本土主义运动在最初的几十年间还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和起色，那么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期，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曾经掀起 3 次高潮：第一次是 19 世纪 40～50 年代以“一无所知党”为代表的本土主义组织掀起的反对大量贫困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运动；第二次是 19 世纪 90 年代由以“美国保护协会”为主的本土主义组织掀起的反对东欧和南欧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的浪潮；第三次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新三 K 党为代表的反对天主教、犹太教、亚洲移民，以及南部黑人迁居北方的浪潮。【注释】Carol M. Swain and Russ Nieli, Contemporary Voices of White Nation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7.【注尾】

“一无所知党”（the Know Nothings）又称“美国本土党”（American Native Party）或“美国党”（American Party），成立于 1849 年，是在“美国人联合社团”（the Order of United Americans，1844 年成立）等秘密社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无所知党”的名字源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一位新闻工作者霍勒斯 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揭露一个秘密组织时的说法。当时，该组织的成员发誓，如果被问到有关该组织的活动，就说“一无所知”。该党的骨干成员都是本土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是美国本土居民的美国，所以，美国各级政府必须控制在本土出生的人手里。【注释】Dale T. Knobel, “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p.89.【注尾】19 世纪 50 年代，该党试图作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党势力竞选美国总统。在当时美国众所关注的黑人奴隶制存废问题上，该党因内部意见不统一而持中立立场，但在奴隶制问题上则无法中立，于是该党在 1855 年的会议上决定采取赞同南方民主党的立场，因此引起党内反对奴隶制



成员的愤怒。这就注定了“一无所知党”的竞选是不可能成功的。【注释】Earl R. Kruschke, Encyclopedia of Third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1991), pp.27～29; Ronald J. Hrebenar, Matthew J. Burbank, Robert C. Benedict, Political Parties, Interest Group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9), pp.24～25.【注尾】所以，尽管该党在一些大城市和部分州的竞选中取得很大成功，例如，在纽约州议会 33 个席位中占有 19 个，在该州参众两院占有 1/3 的席位，在马萨诸塞等州立法机构取得控制权，并取得费城、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市长和 6 个州的州长职位，使“一无所知党”大出风头，一时间“一无所知糖”、“一无所知茶”、“一无所知牙签”充斥市场。【注释】Louis Dow Scisco, Political Nativism in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1), pp.105～106.【注尾】 但是，该党还是昙花一现，随着内战的发生，“一无所知党”如同他们那么快地兴起一样又很快衰落下去，竞选失败后该党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一无所知党被击败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本土主义的失败，而是意味着更大范围的白人种族主义取代了较小范围的白人种族主义，盎格鲁—萨克逊美国人扩大为欧洲美国人。【注释】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53.【注尾】

1887 年在艾奥瓦的克林顿镇成立的“美国保护协会”（American Protective Association）是 19 世纪晚期一个最重要的本土主义组织。该协会 1894 年公布的一些基本原则多数与其他本土主义组织相同，例如：作为一个组织，该协会的目标是针对那些对美国民族特征的威胁；忠于真正的美国生活方式；反对外国教会势力；支持无派系的公立学校；反对资助教派代表；支持对与教会相关的机构进行公开检查；反对在联邦或州两级给任何宗教派别以立法优先权等等。同时，该组织还有两个特殊的规定：一个是要求在军队和国家军事机构中排除外国出生的人；另一个是为自己组织成员规定秘密条款来确定该组织成员的行为准则：成员要履行一个宣誓仪式，保证不为天主教工作、不参加天主教的集会或其他劳工运动、不参与任何天主教机构有关的活动。【注释】Dale T. Knobel,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The Nativi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213.【注尾】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保护协会认为，危机是由天主教在银行系统大肆活动造成的，天主教徒窃取了本来为真正的美国人所急需的工作，所以他们是“工作小偷”。这个时期，该组织的成员发展到 50 万之多，美国保护协会也成为

本土主义组织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但是到了 20 世纪初期，经济危机过去，对西班牙战争的胜利都增加了美国民族的自信心。随着美国进入"进步时代"，乐观主义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占上风，尽管在 1910 年美国移民再次达到历史新高，但只有少部分人追随本土主义，本土主义组织这个时期没有太大起色。对于所谓天主教威胁问题最为关注的是一位名叫塔姆 沃森（Tam Watson）的前南方"人民党"（Populism）领导人，他在 1911 年建立了一个新美国保护协会性质的组织，名为"自由卫士"（the Guardians of Liberty），但也同样没有大作为。【注释】David H.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From Nativist Movements to the New Right in American Histo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p.172～174,179～182.【注尾】

新三 K 党是 1915 年 10 月 15 日由威廉 J.西蒙斯（William J. Simmons）在佐治亚的亚特兰大建立的。西蒙斯是兄弟会组织者，曾为巡回牧师、美西战争中的老兵，亚特兰大本土出生。其父亲曾经是内战后三 K 党成员，在南方重建中曾经极力主张恢复秩序，实质上反对黑人权利。西蒙斯宣称：愿共享"世界上最伟大的、秘密的、社会的、爱国的、兄弟的、受益者的秩序"的人都可以参加三 K 党，他有把握取得成功。【注释】Winfield Jones,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New York: Tocsin Publishers, 1941),pp.74～89; Charles O. Jackson, "William J. Simmons: A Career in Ku Kluxism,"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50, December 1966, pp.351～354.【注尾】新三 K 党提出的两个问题正是传统本土主义者所担忧的：第一，外国人群体的人数将超过本土出生的人；第二，外国因素正试图夺取美国的政权。这种外国威胁论成为三 K 党新本土主义活动合理合法的托词。他们开始袭击犹太人、东方人和黑人，后来集中攻击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与天主教有联系的教会和外国人。从三 K 党的宣传品可以看出，该党是"一无所知党"、美国保护协会等本土主义组织的继承者。三 K 党的一个发言人 E.H.拉夫尔（E.H. Laugher）曾解释说，三 K 党不是一个寄宿处，也不是一个社团或政党，而是一场群众运动，一场美国人的十字军东征，这些美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忽略了为美国化而活的世俗和宗教责任。请不要忘记，美国是由北欧人发现的、清教徒殖民的，美国是纯粹的盎格鲁—萨克逊和欧洲种族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纯洁，要防止种族混杂，政教分离是专横的，因为新教主义是美国生活方式信条的保护者，而罗马天主教主张使用多种语言，那些人对美国这个良好的纯洁的社会是一个威胁，必须阻止那些人进入美国权力机构和毁掉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注释】David H.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From Nativist Movements to the New Right in

American History, pp.210，214，238.【注尾】但是，新三 K 党也仅仅活动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1929 年大萧条以后，特别是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这就注定本土主义再也不会以同样的面孔出现了。

上面所列举的仅仅是美国本土主义组织中有代表性的几个，在那 150 年间，还有许多本土主义组织。1907 年，艾伯特 C.史蒂文斯(Albert C. Stevens)为其再版《兄弟会百科全书》（The Cyclopedia of Fraternities）准备的简要参考书中曾经列举了美国 150 年来近 70 个类似于“美国人联合社团”的组织，其中的 38 个到 1907 年仍然在活动，包括几个后来形成的组织。【注释】Albert C. Stevens, The Cyclopedia of Fraternities (New York: Treet, 1907), pp.XVIII,XVI.【注尾】

追根溯源，应该说本土主义思想在美国建国前就已经存在了。18 世纪后半期，一些美国人就已经感到欧洲非新教徒移民的到来是一种威胁。美国开国元勋中的本杰明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都曾经具有明显的排外思想。富兰克林在 1751 年曾经认为德国的移民将会对美国民族构成威胁。他说：如此大规模的德国移民到来，“几年之内我们这里将变成德国的殖民地，不是德国移民学习我们的语言，而是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或者感觉好像生活在外国一样，我们这个英语民族已经在荷兰邻居的包围之中，已经被不协调的习惯所困扰。现在，大量的德国人到来将很可能给我们带来同样的问题。”年轻时的托马斯 ·杰斐逊也曾经反对外来移民。【注释】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7), pp.137～138.【注尾】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思想基础是共和主义观念，追求人人权利平等，共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是导致许多美国人具有本土主义思想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这些思想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活动以前，还不能说已经有一场本土主义运动存在，最初也仅仅是一种兄弟会色彩的、地方性的、松散的联盟在活动。所以，直到 19 世纪 30～40 年代，那些消极的种族优越论者才开始被称为本土主义。【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The New Nativism and the AntiImmigrant Impuls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7.【注尾】

本土主义反对外国移民是有其自己的道理的。例如，在 19 世纪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警察记录在案的有一半是爱尔兰移民的名字，在本土主义者看来，事实表明，外国出生的人不能把

握欧洲传统社会限定的自由。他们认为，犯罪和暴力使守法的土生美国人的自由遭到践踏，特别是当移民反对本土主义宣传家和反天主教布道者的时候，“一无所知党”认为这是反对言论自由本身。多数本土主义兄弟会至少是“准军事组织”，有些甚至实际上建立了“军事团体”。例如，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缅因州建立的武装的“自由卫队”，就是要保护“一无所知”组织的演说家。19 世纪 40～50 年代，本土主义追求自主和对外国出生的人的担忧开始集中在民族性问题上，即强调美国民族的特点。例如，T.R.怀特尼（Thomas Richard Whitney）认为，美国民族的民族性主要特征是独立自主，而外国出生的人与外国的联系、没有文化和缺少教育恰恰是违背美国人独立性格的。【注释】Dale T. Knobel,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The Nativi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135.【注尾】本土主义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大量移民反对与美国人民同化，而要保存移民自己的习俗、传统和不同的特征。所以，美国本土主义论坛在 1855 年宣称：“美国只能由美国人来统治，”而美国人不但应该是“出生在美国，而且要在美国受教育和训练。”【注释】Samuel C. Busey, Immigration: Its Evil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Armo Press, 1969), p.56.【注尾】

美国学界一般认为，内战把本土主义运动（不包括新本土主义运动）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随着内战的爆发，本土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进入冬眠期，直到 19 世纪晚期“美国保护协会”的建立才表明本土主义再度出现。这种看法的理由是：由于内战既影响了为本土主义提供力量的本土出生的新教社区，也影响了本土主义怀疑的主要目标——天主教教徒等欧洲移民。美国联邦的危机加强了美国人共有的爱国主义思想，减少了 50 年代的许多相互猜疑。【注释】Stephen Thernstrom, 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New York: Atheneum, 1971), p.174.【注尾】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人在内战的战场上相互认识和了解了，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亲密了。有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由于在内战中移民及其后裔表现出对美国民族国家的忠诚，本土主义者对移民的诽谤不攻自破。尽管南方种植园主要分裂美国，但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是在寻求美国的自由。所以，内战后双方的和好消除了人们对移民的担心。因此，有学者提出，“本土主义死了……随着内战需要外国人补充劳动力和兵员去为美国国家和原则而工作和牺牲，‘一无所知党’也死了。”【注释】Richard J. Purcell and John F. Poole, “Political Nativism in Brookly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rish Historical Society, Vol. 32，1941, p.156.【注尾】但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例如，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 Gutman)认为，本

土主义既没有在内战期间死亡，也没有在“美国保护协会”和“限制移民联合会”的保护下苏醒和再生。事实上，内战期间和内战以后，本土主义从来没有在整体上消失。【注释】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815～191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8, June 1973, p.584.【注尾】还有美国学者认为，19 世纪上半期移民美国的欧洲人大都定居在北部，这是共和党持有反对本土主义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内战是南方盎格鲁—萨克逊美国人与北方新欧洲移民美国人之间的战争一点儿都不过分。【注释】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p.54.【注尾】由于内战没有使移民减少，内战期间本土主义组织停止或减少活动、内战后旧有的组织恢复活动或有新组织建立，这都是正常现象。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的：那就是内战使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外国人”和“美国特征”两个概念。

总之，本土主义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达到高峰期，内战以后仅仅在新泽西等地区有所发展。内战以后，随着天主教势力的扩大，美国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竞争是本土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背景。特别是在印第安人教育问题上，天主教和新教都加强了向印第安人传教活动。19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大城市曾经出现过一场所谓“好政府、好公民”运动，有美国学者认为，这是一场上层人士的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一些爱国俱乐部和协会相继建立，为好政府能够长期存在而推动教育的发展，加强社会团结，至少是白人的和睦。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1894 年春，波士顿首先出现了一个新的本土主义组织“波士顿移民限制联盟”（the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 of Boston）。该组织要求把移民限制在最低程度，强调应该只允许那些适合作美国公民的人移民美国，同时排除其他人。该组织的愿望反映了当时部分美国白人的想法，后来发展到南方，形成了一个带有全国性质的联盟，并得到了一些本土主义者的支持。【注释】Dale T. Knobel,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pp.221～222.【注尾】

20 世纪初，一些美国人对所谓“新移民”是美国的威胁的说法感兴趣，有组织的本土主义者继续对“老移民”甚至出生在美国的这些老移民的后代耿耿于怀，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这些移民从来就不是、将来也不会是真正的美国人。从他们对天主教的看法和政策上看，认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宗教主流与本土主义有一致之处并不过分。因为新教主流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天主教却采取了本土主义者的组织“兄弟会”的方式把美国的天主教徒联合在一起并取得

很大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本土主义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在美国参战前后出现了所谓“美国化运动”（Americanization），似乎给本土主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化运动确实与限制移民运动类似，但其所追求的是多数移民及其后代可以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条件是他们经过正确的教育、训练和一个过程后达到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标准，这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支持。威尔逊在谴责“用连字符号连起来的美国人”的观点时说：“如果你想自成集团就不能成为美国人，美国不是由各种集团组成的国家。”【注释】Alexander DeConde, Ethnicity, Ra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83.【注尾】尽管美国化是许多人、各种派别和思想潮流共同追求的目标，包括本土主义，但由于战争期间许多外国移民对母国的同情，例如，美国爱尔兰人对爱尔兰共和派的支持，还是引起许多美国人的不满，美国化运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注释】Dale T. Knobel, “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p.245.【注尾】

美国对德宣战后，曾经以“天主教威胁论”为主要观点的美国本土主义改换面孔，由于美国国家的敌人是德国，威胁美国的也不再是欧洲天主教的宗教因素，而是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对美国民族的威胁，新本土主义在这种旗帜下重新活动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面临诸多新问题：战争中很多黑人从南方来到北方并进入城市工业区；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新的女权问题；在欧洲共产主义影响下出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和运动；苏维埃俄国的建立使美国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这时，米切尔·A.帕尔默（Mitchell A. Palmer）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他在 1919 年 3 月出任美国司法部长，同时也成为这个时期本土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帕尔默对天主教或德国威胁毫无兴趣，而是注重“赤色恐慌”（Red Scare）的威胁，他解散了美国保护协会。1919 年 11 月 7 日，在俄国十月革命两周年的时候，帕尔默在 12 个城市搜查了俄国工人集会的场所，后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的人很多，“帕尔默大搜捕”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段反共历史早已为世人所了解，但也许人们没有注意到，帕尔默不仅仅是反共，他反对的是所有对美国可能构成威胁的外国人。当时的“赤色恐慌”不仅指俄国共产主义，同时也包括其他外国因素。可以说，帕尔默是本土主义的一个代表。当然，帕尔默大搜捕还不能说是一场运动。前文已经说明，作为运动，本土主义的最后抵抗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三 K 党的复活。【注释】David H.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From Nativist Movements to the New Right in American History, pp.184，190～198.【注尾】



二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天主教移民进入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躲避法西斯迫害，大量犹太移民迁居美国。以反对天主教和犹太教为主要目标的本土主义已经无法阻挡欧洲移民的潮流，但这不等于本土主义思潮和观念不复存在。有美国学者认为，本土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新本土主义运动仍在进行。换句话说，美国本土主义的排外思想和行为不但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发展。

请看这样的历史画面：1992 年，在休斯顿，一些白人光头青年打死了一名越南青年，据一个杀人者说，那个越南青年曾高呼“上帝原谅我来到美国。”【注释】Deborah Sontag, “Across the U.S., Immigrants Find the Land of Resentmen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92, p.A1.【注尾】1997 年，在斯塔特恩岛，一群白人学生攻击了一些印度移民的家，打碎了玻璃，破坏了房舍，临走还留下一句话：印度人滚回去，要么走，要么死。【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13.【注尾】至于近年来在洛杉矶发生的黑人与韩国人之间的冲突及其严重后果就更是人所共知了。各种迹象表明：现代美国本土主义仍然存在，同以前相比，它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都是针对外来移民的，但以前主要是针对欧洲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而现代则主要针对有色人种移民，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

美国新本土主义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曾信誓旦旦地说有共党分子在美国政府当中，开始说他手中掌握一个 205 人共党名单，后来又说有 57 个共党分子在政府部门当中，最后又说在美国国务院就有 81 个共产党分子。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帕尔默的反共还带有本土主义的某种色彩的话，那么麦卡锡主义则与老本土主义基本没有关联。麦卡锡的祖父就是一个本土主义曾经坚决反对、瞧不起、甚至极尽污蔑之词的爱尔兰天主教徒，18 世纪初期欧洲马铃薯歉收时移民美国。换句话说，麦卡锡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本土主义了。从有组织的活动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最著名的是“约翰 比尔奇协会”（the John Birch Society），该组织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被自由派称为“极右翼”。该组

织由维尔奇（Robert H. W. Welch, Jr.）建立于 1958 年 11 月。按照其说法，约翰·比尔奇协会建立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国民"注意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的颠覆活动和在国际上的胜利的威胁。他说："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别人"。该组织的名称也反映了其反共决心：约翰·比尔奇是位拥有上尉军衔的美国军队中的浸礼派牧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中被杀。也就是说，维尔奇用约翰·比尔奇的名字一方面是要纪念这位牧师，另一方面也表明该组织的反共性质。该组织到 1963 年已经发展到 4 万人，超过 300 个分会。但是，本土主义有组织的活动再也没有达到从前的程度和规模。1961 年，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对传统的反天主教本土主义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事。60 年代掀起的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本身就有天主教参与，当然也与传统的本土主义无关。80 年代以后兴起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m，也译为"原教旨主义"）是美国基督教右翼运动的骨干力量，但它却尽量避免"一无所知党"和美国保护协会等旧式的本土主义行动方式，其目标不是反对外国移民，而是认为美国这个社会在走向堕落，他们要重振美国民族精神。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美国移民的数量开始以新的特点大规模的增加：以前是欧洲移民，特别是南欧和东欧移民对美国产生重大压力，而这次则主要是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如果仅仅合法移民还可以使美国人忍受，问题是这个时期的非法移民及其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麻烦令人烦恼。【注释】David H.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pp.293～296，315.【注尾】

美国新本土主义最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问题；另一个是非法移民问题。

到 20 世纪末，美国的非英语人口已达到 4000 万。所以，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将导致社会的分裂甚至割据，而不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则认为，强行用英语授课给他们的子女带来极大的不便，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在是否应该把英语由法律确定为惟一官方语言的问题成为现代美国本土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相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像加拿大政府那样立法实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政策，但规定了在学校中可以实行双语教学，也就是说，为了少数民族的利益，在少数民族学校可以不用英语教学。本土主义者认为，这严重侵犯了美国的文化传统，因为它很可能预示着美国特征的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美国英语"等带有本土主义色彩的组织应运而生。

"美国英语"（U.S. English）是 1983 年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本土主义者组织，尽管该组织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积极从事限制移民的活动，许多成员还积极赞同禁止在美国政府代表活动中使用西班牙语和取消学校的双语教学，但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并不是要歧视移民，而是希望移民尽快地成为适应英语和盎格鲁文化这个主流。【注释】Bill Piatt, Only English? Law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Mew Mexico Press, 1990), p.159.【注尾】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府对教育语言问题的宽松政策，一些持有本土主义观点的人掀起了一场所谓"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运动"（the Official English Movement）。这种要求在 1982 年由加里佛尼亚议员首次向国会提出，但议案未获通过。1987 年他再次向参议院和众议院共提出 6 个议案，要求立法把英语确定为美国惟一官方语言，但仍然未获通过。反对者认为，美国开国元勋们从来没有在宪法和类似文件中确立这样的条款，所以我们也不能建立这样的规定。但是，尽管在国会没有通过，各个州却可以自己规定一些类似的条款，而且确实也在这样做。例如，1986 年 11 月加里佛尼亚的"63 条款"就规定了英语为加州的官方语言。【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123.【注尾】

约翰 坦顿(John Tanton)是"美国英语"组织的创办人和主席。1986 年，坦顿为一个名为"WITAN"的学习小组写了一个具有煽动性的备忘录，他用 WITAN 这个词命名该组织是取自旧式英语中 witenagemot, 意思说他们的组织是一个"向国王提建议的智囊团委员会"（council of wise men to advise the king）。该备忘录列举了一系列加里佛尼亚移民的后果问题，其中有一个条款是这样的：种族(ethnicity)是一个比人种(race)更可接受的概念，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在所有的西班牙姓氏的人当中，有 50%的人说自己是白种人，这样，美国的白人就应该分为西班牙裔白人和非西班牙裔白人，那么，盎格鲁这个概念就一定比白人这个概念更好吗？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语言问题。【注释】Ibid., p.122.【注尾】反对"美国英语"的人认为，坦顿的备忘录表明，该组织是把英语作为惟一语言运动的真正推动者。但是，"美国英语"的主要领导人和许多成员却来自少数族裔，他们怎么会有种族主义思想呢？所以，该组织自我辩解说，美国政府的文件如果只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来写，那么其他 150 种语言怎么办？所以，他们是反种族主义的。后来，美国英语组织发生分裂，形成了另一个组织名为"英语第一"（English First）。【注释】Ibid., p.123.【注尾】

推动本土主义复兴的另外一方面原因是许多美国人近年来极为关注如何阻止和防止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问题。1994 年 11 月 8 日加州通过了著名的“187 条款”（Provision 187），对非法移民的待遇做出了特殊的规定。【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p.126～127.【注尾】美国政界对于“187 条款”的看法不一，有支持也有反对的。支持者称这是一种“拯救本州”的行为。【注释】Ibid., p.61.【注尾】《纽约时报》称之为“受压迫者的沦落”，《波士顿环球报》曾开辟专栏“移民打击是美国的一个传统”。【注释】Dale T. Knobel,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p.XI.【注尾】支持该条款的重要人物有：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r Wilson)，前参议员帕特里克·J.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等；反对该条款的重要人物有：总统克林顿(B. Clinton)，参议员戴恩·范斯坦(Dain Feinstein)等。同时，加州的大财团意见也不一致，双方都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来表示自己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计划。【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127.【注尾】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末，有大约 1500 万移民进入美国，其中多数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和亚洲国家。这些移民及其子女占美国现在总人口的将近 10%，有些大城市甚至达到 1/3。这些移民的到来加速了洛杉矶、纽约等大城市本土居民的外流。托马斯·米尔（Thomas Mill）认为，现代本土主义得以存在既不是就业机会竞争和社会福利待遇等经济问题，也不是所谓非法移民问题，而是涉及到种族、文化和宗教多样化的问题。【注释】David H.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p.115.【注尾】

美国本土主义关注移民问题正是其参与国家政治的表现。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每每涉及到所谓移民威胁的问题，例如，在 1992 和 1996 年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布坎南曾说，“如果今天的移民（状况）继续下去，非白人多数在美国不是不可能出现。”他认为，现在美国需要从移民中解脱出来。【注释】Patrick J. Buchanan, “What Will America Be in 2050?”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8, 1994, p.B11.【注尾】美国政界许多人都与本土主义者一样对移民威胁问题感兴趣，前科罗拉多州州长、前美国移民局官员理查德·拉姆（Richard Lamm）在他的名为《移民时代的炸弹》的著作中明显地表达了与老本土主义者一样的对移民的担忧。他说：“按照今天的规模，移民在美国的意义已经主要是消极后果——从经济上、社会上和人口统计上看，移民占尽了优势……要解决移民危机，我们美国人不得不面对限制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通过一些法律



来限制移民和推动这种法律实施的必要性问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将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争斗、暴力和失业的遗产。”【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67.【注尾】

三

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既是一场历史运动，又有明显的现实表现，对它的评价自然既有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但是，由于美国本土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对它的历史评价和现实分析都十分困难。美国学者的看法也大不相同。

从本土主义的性质角度看，有美国历史学家曾把本土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他们认为，在美国建国的头一个世纪中，民族性意味着民族特征，但当时的民族特征仅仅是一种典型化的习俗和集体性，所以，那时的美国人行为还基本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行为。早期美国本土主义追求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比如自由、忠于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原则等思想意识，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民族性，没有这种思想意志的人就是外国人。【注释】Dale T. Knobel, “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pp.2～4.【注尾】如果单纯地从排外思想看，说本土主义是爱国主义也许不错，但是美国本土主义只爱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国家，或者说只爱白人的美国，而不是多种族、多文化的美国，就使它至少成为一种“狭隘民族主义”。

从本土主义的活动特点看，20 世纪初，美国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还把本土主义运动列入推动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有组织的社会利益集团范围之内，这就更是抬高了本土主义的地位和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学者们曾经认为本土主义运动不是有组织的协调行为，仅仅是一些排外的偏执狂，例如，约翰 海厄姆（John Higham）战后发表的《美国的外来人：美国本土主义形式，1865～1925》一书中告诉读者：“本书不是关于怪人的事，而是本关于美国人民的书，”本土主义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思想状态；”最后的结果是，本土主义揭示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注释】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New York : Athenum, 1970), p.1.【注尾】但戴尔 T.诺贝尔（Dale T. Knobel）



却认为，本土主义运动是一个延续 150 年之久的、有组织的运动，这个运动是要认定居住在美国的人哪些是官方认可的美国人，哪些是外国人，进而严格地限定美国的“民族性”，确立美国人的尊严。他认为，本土主义运动通常是与敌视欧洲大规模移民思想相联系的，而且所谓外国人不仅仅是指外国出生的人，从 18 世纪晚期持续到 20 世纪初期的本土主义运动是美国民族优越感的表现，但本土主义者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时常与种族主义者一样持有种族偏见，但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他们都与种族文化问题没有太大的关联。也就是说，本土主义者对美国民族性的种族概念不感兴趣，他们并不关心保存特殊的美国“民族特征”，而是从有组织的本土主义者活动中得到某种个人满足，在民族认同和个人认同行为中，他们主要关心个人认同。【注释】Dale T. Knobel, “ 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 p.XIII.【注尾】由此看来，应该说本土主义是比较松散的、有组织的活动。

关于本土主义的后果，琼 ·贝克（Jean Baker）认为，本土主义是一种“奉献的人少、临时凑热闹的人多”的运动。【注释】Jean Baker, Ambivalent Americans: The KnowNothing Party in Maryla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53.【注尾】艾丽斯 Ｆ.泰勒（Alice Felt Tyler）认为，这是一场“反对”运动，实际上反对的多，得到的却很少。【注释】Alice Felt Tyler, Freedoms Ferment: Phrase in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351.【注尾】胡安 Ｆ.佩里（Juan F. Perea）认为，如果没有 19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来自欧洲的美国人的本土主义运动，就不会有 1882 年“排华法案”、1907～1908 年反对日本人的“绅士协定”、1917～1924 年阻止南欧和东欧移民的一系列法案，也就不会有 1924 年明显减少来自意大利和波兰天主教移民和来自东欧的犹太教移民数量的移民法；如果没有这些带有偏见的规定和法案，现在美国的人口中必将有更多的亚裔、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15.【注尾】这就是说，美国本土主义有效地保护了美国白人社会这个最基本的特点。但事实上，维护美国白人社会的主要不是本土主义，而是美国民族主流群体，这个群体中包括本土主义者却是事实。

这里有一个必须分清的问题：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有反对外来移民思想的人不等于就是本土主义者；反对外来移民的活动不等于本土主义运动。有美国学者认为，要理解什么是当代美国新本土主义，就要首先厘清什么不是当代美国新本土主义。本土主义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



那样反对移民，甚至老式的盎格鲁—萨克逊美国本土主义者中某些群体，例如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也是赞同移民的。关心大规模移民对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的，不独本土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也是一样。支持这些思想和理论的恰恰不是本土主义。【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15.【注尾】如果本土主义不支持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那么本土主义到底为何？该学者认为，美国的本土主义无法简单地用语言和文化上的概念来界定，而应该以种族或宗教的概念来说明，在当代美国，本土主义基本上是欧洲基督教美国民族主义（EuroAmerican Christian Nationalism），其主体是新教福音派和天主教保守派。新本土主义泛基督教国家的理想不是建立在世俗国家教派和睦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真正热爱宗教的基础之上的，新教福音派与天主教保守派之间的合作是美国新本土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在美国历史上，本土主义曾经认为天主教是一个主要恶魔。【注释】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p.250.【注尾】

当然，新本土主义还是继承了一些老本土主义的传统观念，如反对黑人和犹太教徒。还有一些右翼思想家和活动家赞同所谓多种族的和全球化的本土主义，例如，《头等大事》（First Things）杂志编辑理查德 约翰 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曾经在一篇有关移民问题的长文中提出：对美国社会团结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于移民，而是来自与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口，“严重的问题出在了我们中间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是“城市里的和下层黑人”，是“要求超阶级人权”和“同性恋合法化”等被视为“社会边缘”的那些人，他们中间有记者、作家、学者及美国宗教界的重要人物。还有人提出所谓“超容忍”（transtolerance）概念，用来说明某些具有本土主义思想的人所说的新阶级和“文化精英”问题，实质上这是一种极端主义思想，如果法西斯在美国诞生，很可能采取超容忍本土主义的形式。【注释】Ibid., pp.245～250.【注尾】非白人移民学者对本土主义的看法也许更说明问题。美籍华人学者毕洪兴（音译，原英文名为 Bill Ong Hing）认为，反对外来移民的思潮从来没有停息。1982 年，参议员 A.辛普森(A. Simpson)提出议案，要求开展一场消灭移民的战斗，以便使美国的兄弟姐妹们重新团结在一起。直到 1996 年退休为止，辛普森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本土主义的排外思想在美国可以说根深蒂固，多数人是从经济观点出发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移民的到来使美国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工作岗位的竞争、生存空间的大小等等。但是，一些政界人士却是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们认为，来自欧洲的移民再多也不会威胁美国的种族与文化，因为欧洲人也是白人，也



是基督徒，即使他们来了，也比较容易同化。而亚洲人却不同。例如，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布坎南曾猛烈批评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他说："现在，美国的西方传统应该由我们的后代继承下去，而不是由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所取代。"1992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戴维·杜克(David Duke)曾宣称，移民破坏了我们文化的纯洁，削弱了我们的价值。著名记者皮特·布赖姆洛(Peter Brimelow)则认为，"移民是想攻击美国和进一步诋毁美国民族的那些人的潜在的盟友。"。【注释】Bill Ong Hing, To Be An American: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Rhetoric of Assimil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8, 147.【注尾】

由此看来，移民对美国的意义成为问题的关键。有美国学者把当代本土主义对移民的责备归结为以下 6 个方面：

首先，移民威胁美国的政治秩序。这种威胁包括 3 方面内容：（1）移民可能为某一个试图削弱、毁灭或颠覆美国的外国政权工作，这些外国移民被认为是不忠于美国或者颠覆美国，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美籍德国人就被认为是德国间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本土主义还曾经指责一些犹太人、日本人是间谍。如今，一些本土主义者说某些墨西哥移民是其本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2）本土主义者相信，多数外国出生的美国移民不具备成为美国这个民主共和国良好公民的素质，或者说，这些移民难以克服其原来的低等传统，难以融入美国文明社会，缺乏成为美国公民的感觉和思想；（3）即使移民不是外国间谍，即使移民能够和愿意学习和参与美国社会政治活动，但移民的政治利益和价值观与美国本土的公民有很大差别。他们担心移民会选举他们认为不符合标准的人进入美国政界，进而干扰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正常发展。

其次，移民威胁美国的经济体系。与政治威胁不同，认为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威胁还有一种积极的观点——移民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因为移民使生产廉价商品的工人不得不努力工作，商人扩大经营规模，移民同时又成为美国市场的消费者，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997 年曾有报告说："作为一个国家，在网络上，我们从移民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但是，对移民经济威胁的主要责难决不是这种带有赞誉色彩的观点，而是把移民视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竞争者并导致美国本土劳动者就业不足或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移民威胁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社会和文化要素。他们把移民视为美国生活方式的社会和文化威胁者，认为那些难以同化的移民拥有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威胁。这些移民不是混合或同化到美国民族中来，而是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加艰难，不是使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遭，例如犯罪率的上升，移民带来的各种不同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发生冲突，甚至会排斥本土文化，把美国的主流变成支流文化，使美国文明失去光辉。

第四，移民威胁美国的自然环境。20 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人担心人口过剩、资源匮乏，现在则不同。有些美国人认为，移民人口出生率高，不但会降低美国的人口素质，还会带来资源利用的问题，例如油料、洁净水、住宅供应，以及空气污染问题等等。

第五，移民威胁美国的种族关系。主要表现为：（1）大量欧洲多种族移民的到来增加了白人与非白人的冲突；（2）大量欧洲非熟练工人的到来增加了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冲突；（3）大量非白人移民的到来增加了非白人之间的冲突。

第六，移民威胁美国大众的身心健康。【注释】Pyong Gap Min, Mass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iods (New York : Altamira Press, 2002), pp.37～54，106.【注尾】

美国学者对本土主义运动的褒贬不一。有些学者基本肯定本土主义运动，认为美国本土主义是建立在仇视与美国生活方式不同的敌人的基础之上，亦即建立在反对外国人而不是移民与美国人是不同人种的基础之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本土主义所反对的是不同的移民集团，如反对爱尔兰移民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反对德国移民因为他们不讲英语而讲德语，反对亚洲移民因为皮肤颜色的差别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有人抱怨美国本土主义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作为“驱除邪恶者”，本土主义因为胆敢对移民政策提出问题而遭到指责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事实上，最初的本土主义远不是无知的流氓，从来没有提出限制移民，很简单，本土主义是政治和文化上的热心的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把美国的民族认同与美国自由的继承和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更多的美国学者对本土主义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美国本土主义是种族排除主义的产物，三 K 党就是种族本土主义的主要代表。总体来说，多数美国学者认为本土主义是一种排外思想，是社会沙文主义或孤立主义的产物。【注释】

Peter Brimelow, Alien Nation: Common Sense about Americas Immigratio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pp.12～13.【注尾】

按照美国《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说法，在社会学中，本土主义是指土著人从殖民者手中夺回政权并复活土著文化的社会运动。社会学家们后来又把本土主义广泛用于说明排斥外国人或外来文化的社会。人类学家们认为本土主义几乎都发生在非工业文明地区。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 穆尼（James Mooney）是最早研究本土主义运动的学者之一，他曾经专门研究了美国西部印第安人的“鬼舞”（Ghost Dance）。把本土主义作为人类学研究中的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一种运动，始于美国学者拉尔夫 林顿（Ralph Linton）1943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注释】William H. Harris and Judith S. Levey, The New Columbia Encyclopedia (New York and London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895.【注尾】可以看出，这些结论都与美国白人本土主义运动无关。《美国历史辞典》对本土主义的定义是：“偏爱本土居民、反对外来移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曾经赞同美国历史上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行为，但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外国集团，直到 20 世纪，很多美国人还认为天主教是对美国传统的新教和民主制度的威胁。”【注释】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76), Revised edition, Vol. V, pp.2～3.【注尾】根据《牛津英国辞典》的说法，本土主义是“偏爱本土人而歧视外来者，保护本土居民的利益以反对移民的政策或行为”。【注释】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9), Second edition, Vol. X, p.238.【注尾】从这些概念或定义看，学界对美国本土主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看法。至于本土主义到底是一种政策还是一种行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本土主义从来没有成为政府政策，虽然美国政府的限制移民政策有利于本土主义，但从来没有公开表示支持本土主义运动。

根据目前所能够找到的材料看，事实上，19 世纪 20 年代至今在将近 2 个世纪的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起伏不定，观点和目标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要给这场运动一个确定的定义不但是困难的，更是难以把握的。根据美国学者的各种论述，美国本土主义运动如此概括：所谓本土主义运动实质上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场以排外思想为理论根基、以反对天主教、犹太教、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为主要任务、以一些兄弟会性质的组织为骨干、以维护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为主要目标的运动。这场运动断断续续存在多年，至今余波未尽，它从下层开始，波及到上层统治集

团，是美国社会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事件，也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制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运动。

尽管在早期美国本土主义运动中曾经有类似兄弟会那样的组织，但总体看，美国本土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外国移民，这种排外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特别是 19 世纪下半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现后，成为美国本土主义反对外国移民的一个理论依据。他们认为，移民不再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是种族混杂和生物退化的媒介。【注释】Stephen Steinberg, The Ethnic Myth,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p.78.【注尾】建国以来，美国就成为一个白人的国家，WASP 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当本土主义把反对欧洲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时，他们是要维护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民族的利益；当他们把反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作为主要目标时，是为了维护欧洲白人移民的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根据 1990 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统计，在美国移民人口中，按来自国家计算，超过 1%的只有 12 个国家：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意大利、俄国、波兰、法国、荷兰、瑞典、德国、挪威、墨西哥。可以看出，除墨西哥作为拉丁美洲西班牙裔以外，其他都是白人国家。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非白人国家的移民在美国人口中达到 1%。【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14.【注尾】美国白人至上的思想根深蒂固，这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表现。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大都不是本土主义者，如曾经具有排外思想的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后来也都曾说过不反对欧洲移民的话。林肯在 1855 年的一封信中曾经说：“我感到我们的事业退化得太快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从宣布‘人人平等’的原则开始，现在在实践中我们把这种平等解释为‘除了黑人以外的人人平等’，在‘一无所知党’盛行的时候，他们解释为‘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以外的人人平等’，如果这样，我宁可移民到像俄国那样的不伪装热爱自由的纯粹专制主义国家去。”【注释】Werner Sollors, Beyond Ethni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92.【注尾】同年他在给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还说：“我不是‘一无所知党’成员，这是肯定的，我怎么可能是呢？一个厌恶黑人压迫和同情下层白人的人怎么会是‘一无所知党’成员呢？”。【注释】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p.53.【注尾】共和党的另一

个重要领导人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曾经是辉格党和本土主义成员，但后来改换门庭。1856 年，西沃德在一篇题为"要白人自由移民劳动力，还是要从非洲进口的黑人奴隶劳动力？"的讲话中安慰白人工人和农民说："从现在开始，不用再担心黑人奴隶再在美国的各个港口登陆，你们将要面对的是自由白人劳动力，他们与本土白人、英国移民、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一样，不论是信新教还是天主教，也不论他们是移民加拿大、阿拉斯加还是澳大利亚，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这就是说，在他看来，美国人这个概念已经不再仅仅限定在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了，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徒也同样欢迎。也就是说，西沃德的美国是欧洲移民的美国，而不是非洲黑人、更不是亚洲黄种人的美国。【注释】Ibid., pp.51～52.【注尾】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赞扬白人种族混合状态下的美国民族，他认为，世界上最完美的种族，包括英国人、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正是集中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互补的民族特质后才形成的。所以，他历来追求美国各种不同的种族能够形成一个美国熔炉。但罗斯福的民族熔炉从来就不是广泛的民族熔炉，因为不包括黑人、亚洲裔人、印第安人。他认为，要铸造一个纯粹的民族，对黑人、亚洲裔人和印第安人的区别是有必要的，不加区别的混合将不可避免地降低上等民族的智慧、道德和果敢精神。【注释】Gary Gerstle, American Crucibl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注尾】可见，这些关键人物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赞同的是一个白人社会，或者说一个白人民族，他们思想中固有的白人民族主义情结曾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政治精英的观点在客观上助长了本土主义思想的蔓延。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美国的政治精英也已经注意到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承认现实是美国人聪明的选择。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943 年在给陆军部长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的一封信中曾经说："早已确立的并一直在实行中的美国的原则就是，美国生活方式是一种思想中的、心理的方式，美国方式不是、从来都不是种族的和血统的，一个好美国人就是忠于美国和我们的自由民主信念。"【注释】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Knoxville, Tennessee : Whittle Direct Books, 1995), p.14.【注尾】尽管如此，美国在移民立法上从来都考虑种族问题。有美国学者认为，1917 年，美国开始制订限制移民的法令，其实质是保护美国的传统，因为移民越多，对来自英国的传统被威胁就越严重；1921 年法案规定限额制度，其他民族在美国的成员人

数不得超过 3%；1924 年法案又把这个限额降到 2%，1929 年的所谓“民族起源法”（National Origins Act of 1929）规定，每年进入美国的外来移民数量不得超过

万人，以保证美国人口的“籍贯”与 1920 年相同。显然，这还是在维护英国传统。【注释】Louis B. Wright, Tradition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p.51.【注尾】新本土主义认为，美国民族性的概念是：美国是一个白人基督教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多种族的泛基督教社会。可见，新本土主义的美国人概念已经不再是盎格鲁—萨克逊美国人，也不是要求恢复欧洲美国白人权威，而是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右翼——那些给“隔离但平等”概念以新的解释和意义的人。【注释】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pp.218～219.【注尾】

第二，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产物和表现。

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虽然强调白人至上，但还没有沦落到歧视或敌视有色人种的程度，这种例证有很多。例如，林肯是主张美国应该是一个白人国家，或者说黑人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或另建黑人社会，但这并没有影响林肯作为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伟大人物的形象。内战以后，随着美国民族团结的加强和排外思想的加重，种族主义逐渐形成，而且从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的思潮逐渐扩大到来自欧洲的所有白种人，包括爱尔兰人和德国人，这些欧洲移民对后来的其他地区的移民持反对态度，成为这个时期本土主义再度兴起的主要背景。美国种族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内战后三 K 党的出现。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随着德国法西斯上台并迫害犹太人，大量的犹太人移民美国，引起美国限制移民的呼声再度高涨，反犹主义盛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美国的反犹太人组织只有一个，但几年以后就发展到 100 多个，其中很多是大企业公司资助的，包括著名的“银衫团”（the Silver Shirts）和“基督教阵线”（the Christian Front），三 K 党也东山再起，攻击天主教和犹太教美国人。【注释】Juan F. Perea, Immigrants Out!, pp.26～27.【注尾】

现代美国本土主义在反对移民问题上种族主义色彩更浓一些，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及其后裔形成的美国主流社会不但瞧不起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也瞧不起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及其后裔。例如，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几次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就曾经因为其原



籍问题而遭到攻击。在 1984 年大选中，意大利裔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G.费拉罗（G. Ferraro）就遭到攻击，共和党说她和她的意大利裔美国丈夫与有组织的犯罪（黑手党 Mafia）有特殊联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意大利裔美国政界要人因为黑手党问题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计划。在 1988 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英国人后裔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支持者们就曾经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希腊裔美国人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注释】Richard Alba, Ethnic Ident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te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64～366.【注尾】美国社会学家琼·费金（Joe Feagin）把美国当今的本土主义称为"新瓶装旧酒"（Old Poison in new bottles），旧酒是指白人种族主义的观念。【注释】Pyong Gap Min, Mass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p.28～29.【注尾】

当然，美国本土主义在种族问题上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本土主义者对种族排除不感兴趣，有的本土主义者不反对犹太人，也有的本土主义者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和土著印第安人比欧洲白人移民更适合作美国公民，其刊物《共和》反复强调土著印第安人天生的独立特征和热心向白人学习的精神值得赞扬。美国人联合社团领导人 T.R.怀特尼（Thomas Richard Whitney）甚至在国会谴责美国在西部领土扩张中兼并印第安人的土地。【注释】Dale T. Knobel, "KnowNothings and Indians: Strange Bedfellows?"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15, April 1984.【注尾】但这些情况只能说是例外，从总体上看，美国本土主义者的白人种族主义思想是历史上这场运动和现实本土主义表现的根源所在。

第三，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是一种经济保护主义运动。

现代美国人的排外思想渊源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其中经济和文化因素最为重要。包括欧洲移民在内，前往美国的移民大都是生活所迫，所以，穷人移民成为美国人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19 世纪初期的马铃薯歉收使许多欧洲人，特别是爱尔兰人无法生存，于是掀起了向美国移民的浪潮，这些爱尔兰人到达美国时身无分文，当然是最穷的人和需要救济和帮助的人。当时的一些美国人厌恶爱尔兰移民不但是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还因为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混乱和疾病，特别是贫穷群体，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瞧不起这些爱尔兰移民，说他们永远是低等的、不可同化的。当时，移民这个词总是与贫穷连在一起的，而贫穷又与犯罪联系在一起。按照 1850 年的人口统计，50%以上的贫困人口是外国人，而外国人人口仅

仅占美国总人口的 10%左右。按照 1852 年纽约移民局的报告，那年到达纽约的移民人数为 30.0992 万人，其中需要救济的有 14.1992 万，约为移民人口的一半，这就加重了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犯罪的情况也大体相同，1850 年美国被逮捕的罪犯为 2.7 万人，其中有一半是外国出生的人，在纽约州，被逮捕的人中有 55%是爱尔兰人，10%是德国人，本土出生的人仅为 23%。此外，外国出生的移民数量在某些地方在人数上开始超过本土出生的人，例如，在 1850 年，外国出生的人与本土出生的人的比例是：马萨诸塞：3884：3366；缅因州：460：284；纽约州：6317：3922。这些数字使一些本土出生的人有一种自己反而成为外国人的感觉。面对大量移民的到来，本土主义者们认为美国已经成为"受威胁的伊甸园"，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民主在美国的命运，还担心各个方面的阴谋集团。当时有报告说，一些爱尔兰移民的秘密组织在东部主要大城市与俄国代言人一起扮演着"坐探"的角色。据说，这种爱尔兰和德国秘密社团确实存在。而且，外国人的代表已经进入国会等决策机构。所以，一些美国人惊呼：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从宗教角度看，美国新教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形成，天主教等其他宗教处于边缘状态。但到 19 世纪中期，随着天主教移民的增加，"天主教威胁"成为本土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呼声。【注释】David H.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pp.72～85.【注尾】

但事实证明，移民的到来对美国经济的利大于弊。斯蒂芬·斯坦伯格（Stephen Steinberg）认为，"由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尽管本土主义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限制移民的宣传和鼓动，但移民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注释】Stephen Steinberg, The Ethnic Myth,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 p.39.【注尾】由此可以认为，移民不但没有从美国本土居民手中夺取就业机会，反而为本土居民的就业创造了机会。19 世纪初期以后，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劳动力的短缺，美国的统治集团并不想限制作为劳动力补充的移民，当然也就没有限制移民的法案，这是本土主义不能成功和始终处于尴尬境地的主要原因。

第四，美国新本土主义运动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悖论。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美国熔炉说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内容十分复杂的概念，美国学者的看法也各异。例如，内森·格莱泽尔(Nathan Glazer)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牛津英语辞典》1989 年修订版中首次出现，但其中所举证的几乎都是加拿大的例子。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中，20 世纪 70～80 年代

的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书几乎都是关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内容。而对于美国来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个新词。以编写多元文化主义教科书和讲授多元文化主义而著名的詹姆斯·班克斯（James Banks）直到 1986 年才开始使用多元文化教育这个概念，而此前一直使用多种族教育。他把多元文化主义归纳分 3 种：(1) 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Moderates multiculturalism）；(2) 战斗的多元文化主义（Militant multiculturalism）和转变的多元文化主义（Transformative multiculturalism）；(3)添加的多元文化主义（Additive multiculturalism）。【注释】Nathan Glazer, 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8～11.【注尾】有美国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纯粹的或者说初级的多元文化主义，这种理论是要求保持不同种族集团之间的差别；另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可以叫做"世界主义论"，这种观点主张在保持集团之间差别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文化。【注释】 Peter Kivisto, Multiculturalism in A Global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 Oxford, USA,2002), p.37.【注尾】还有美国学者认为，欧洲移民是自愿来到美国的，所以，他们融入美国文化并不是问题。而对于其他民族则完全不同：土著印第安人是被征服的，非洲黑人是被当作奴隶卖到北美的，而来自亚洲的移民多数也是被迫离开母国的，所以，对这些人来说，被歧视的命运使他们成为"强迫性的多元主义"（Coercive pluralism），其又可分为：印第安人为"抢夺性多元主义"（Predatory pluralism）；来自非洲的黑人是"等级多元主义"（Caste pluralism）； 而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等地方的移民则被称为"寄居者多元主义"（Sojourner pluralism）。【注释】Ibid., pp.50～57.【注尾】

根据美国学者所述，多元文化主义大致包括： 人种多元化；种族多元化；宗教信仰多元化；性别要求多元化，包括女权主义和同性恋；阶级多元化；教育多元化，包括教育体制、课程内容、各种文化在美国的平等地位及其对美国文化的贡献；语言多元化。【注释】 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全面介绍和阐述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注尾】不论如何，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个目标、一个概念、一种姿态、一种战略、一种价值观、一种文化、一种社会状况、甚至一种文明，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人口统计中早已经令人眼花缭乱地出现了。【注释】Joe L. Kincheloe and Shirley R. Steinberg, Changing Multiculturalism (Buckingham，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注尾】而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其阵痛之中。现在，在多数美国人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现实的情况下，一些固守传统思想的美国人仍然在做白人世界的"美国梦"，试图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和理论相对抗，维护美国白人社会长治久安，这些人中间很大一部分就是持有本土主义思想的人。

可以看出，本土主义的主张是与多元文化主义格格不入的：前者主张纯白人文化社会，后者主张多种文化共存，就此而言，美国本土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美国"熔炉说"(melting pot)的一个变种，是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辩护者和代言人。可以认为，尽管美国白人社会的根基尚没有被有色人种所动摇，但毕竟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已经为美国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认可，有色人种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同时，尽管本土主义长期以反对外来移民为己任，美国政府也曾经多次实行限制移民的政策，但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有史以来就反对外来移民的美国本土主义当然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董小川，学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04 年第 3 期。原文链接：http://ias.cass.cn/show/show_mgyj.asp?id=517&table=mgyj）

【返回目录】

9-9 秦晖：“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
——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

“种族问题当然也有政治、经济上的“平等”与否的内容，过去人们常说的政治上的“民族压迫”、经济上的“民族剥削”就是以这类内容为基础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种族问题也包含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认同与否问题，即人们通常说的‘种族偏见’。”



福利国家、全球化与种族主义

20 世纪以来，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效应，产业转移与升级、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多数人口的中产化、白领化过程。传统的阶级矛盾趋向于缓和，而种族矛盾相对更为凸显。同时国际上的穷国富国矛盾或所谓“南北矛盾”，在存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种族矛盾。这样，种族问题便超越“阶级”问题成为发达国家政治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同时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种族主义之活跃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种族问题当然也有政治、经济上的“平等”与否的内容，过去人们常说的政治上的“民族压迫”、经济上的“民族剥削”就是以这类内容为基础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种族问题也包含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认同与否问题，即人们通常说的“种族偏见”。制度上的种族不平等与文化上的种族偏见都源远流长其来已久。在我国古代，前者有元代所谓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制，后者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同时，过去盛行的论点也偏重于强调两者的联

系。不仅我们过去熟悉的意识形态有“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问题”之说，自由主义者方面也常常主要从制度层面考虑种族问题，例如解放黑奴、取消种族隔离等等。

近代自由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普世主义性质的运动，近代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这两者虽然有冲突乃至形成“冷战”，但两者也都为从制度上解决种族矛盾而绞尽脑汁并作出了许多成绩。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与失败依然共存。冷战后一方面是苏联式的专制国家中“民族自治”模式在中东欧完全失败，许多国家爆发了民族冲突乃至“种族清洗”，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尽管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早已消除，法理上的种族平等也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乃至成为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但在观念上，种族主义，包括传统的种族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以敌视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新种族主义，如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汉斯与“白澳主义”、法国的勒庞现象等等，仍然有所发展。

西方知识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皮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的《种族主义源流(Sur le Racisme)》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出生于 1946 年的塔吉耶夫是法国国立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与项目主任，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与政治思想史学家。作为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后起之秀，他对“进步观”、世界总体走向的探讨受到广泛注目。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他以欧洲尤其是法国反犹、反闪米特思想与行为的历史分析为基础，对种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据其自述，其研究的目的是要理清种族主义各个阶段的变化，总结影响反种族主义运动成效的教训，以便使这一运动能够适应种族主义本身的变化而形成与时俱进的更有成效的战略。他因此成为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公认的权威学者，在这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偏见的力量：种族主义及其双重取向》（2000，已有英、德译本）、《1940－1944 年间的反闪米特主义》（1999，与 G.考夫曼、M. 雷诺阿合著）、《反闪米特主义的兴起》（1995）等等。

塔吉耶夫在种族主义研究问题上最主要的创见是他关于“从生物学上定义”的血统种族主义和回避了血统问题而强调历史差异的文化种族主义的两分法。在他看来，前者强调的是一个统一的体制，该体制明确规定各血统群体的不平等地位并因此构成“高贵族”奴役、剥削“低贱族”的种族式阶级关系。而后者不强调、或者说并不需要强调族群划分的血统基础以及贵贱等级，只是突出文化不相容，要求“各过各的生活”而实行隔离政策，把贵贱之间的剥削关系变成甲族驱逐乙族的关系。他的《种族主义源流》一书就是围绕这点展开的。实际上本书是他以上著

作、尤其是《偏见的力量》中所作大量研究的一个理论性的浓缩本，言简意赅，是集中了作者长期研究成果的一部精华之作。

种族主义：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

与同类著作相比，塔吉耶夫对种族主义历史的基本见解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塔吉耶夫明确地提出了近代种族主义与一般的种族歧视思想之不同。他反对那种把种族主义过分泛化、把它与古已有之的种族偏见和种族压迫混为一谈的说法。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它以近代科学产生时期西方的一些"科学"化了的人文研究为源头，例如从林奈、布丰等人建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分类学扩展出来的人种进化论与种族分类学、贝尔尼埃的人文地理学等等。他认为："种族主义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然而另一方面，塔吉耶夫似乎认为"文化"是有优劣的。因此他特意批判了那种把文化定义为"族性（种族性或民族性）"的文化遗传学说或文化基因学说。他指出："传统种族主义的基本设定，即将种族和文化的相提并论（或是"一个种族，一种文化"的公式）遭到经验的驳斥"，并肯定克罗德·莱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多样性不从属于生物学多样性"的见解："人类的文化远比人种要多得多，因为一方面数以千计，另一方面数以个计：属于同一种族的人创造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可能远远超过种族远离的人群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当然，莱维—斯特劳斯从这一点导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塔吉耶夫不同意的。如下所述，他认为极端的文化相对论虽然可能打击了旧种族主义或血统种族主义，但却给新种族主义或文化种族主义开了大门。

比近代科学更早，中世纪晚期的世俗化或过去所说的"人文主义"潮流也导致了种族主义或"前种族主义"的兴起。在塔吉耶夫看来，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太倾向是基于信仰的。它排斥的只是犹太"异教"。因而犹太人只要改宗基督，根据《圣经·加拉太书》论述的普世基督徒平等原则



他就不该再受歧视。但是 15 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淡化了信仰至上，却并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还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在的反犹则是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血统不纯”，即使改宗基督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因而反犹运动便由企图同化犹太人（诱逼犹太人改宗），发展为隔离、驱逐乃至消灭犹太人。塔吉耶夫指出“纯粹血统”论与基督教的普救论思想背道而驰，它是世俗化产生前种族主义的体现。

继世俗化之后，塔吉耶夫指出启蒙运动的反正统宗教倾向同样强化了种族主义。尽管塔吉耶夫承认正是启蒙运动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导致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是他强调启蒙运动具有“反奴隶制与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大师反对基督教正统神学关于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人类同源论而主张人类多源论，因而把黑人看成异类，其与白人之别有似于人与猿之别。

但是同样，把黑白人种之别与人兽之别乃至生物非生物之别相提并论，认为这都是造物主有目的地造就的神定秩序，这同样也是正统神学的主张。而且启蒙运动也正是由于挑战了这种主张而导出自由平等博爱与废奴之说。因此作为“原材料”的“思想资源”的建构功能似乎是多种多样的。正统神学中平等普救论与神定等级论之间的张力，恰如启蒙思想中人权平等论与人种多源论、废奴主义与歧视黑人之间的张力一样。因此任何把后代各种思想机械地溯源于前代相应思想的“学术谱系研究法”很可能是靠不住的。真正的思想家总是面对他特定的问题去利用各种“原材料”。同样的“原材料”在不同倾向的人那里可以导出不同的“主义”，正如不同的“原材料”可以导出类似的“主义”一样。这与塔吉耶夫指出的种族－文化非对应性（同种可以异文，异种可以同文），同样发人深省。

第二，更重要的是，塔吉耶夫针对现代或当代种族主义的批判尤其指向一种他所说的“多元论或强调差别权的新种族主义”。塔吉耶夫指出，如果把种族主义仅仅定义为以种族－文化遗传基因的优劣判断为基础的种族等级论，那么这种纳粹式的种族主义在当代如果说尚未完全消灭，也仅限于几乎毫无影响的、极其边缘化的“过去的残余”了。对此进行艰苦的批判工作几乎成为多此一举。但是，问题在于当代种族主义往往不是以种族优劣论、而是以相对主义的种族（或“文化”）多元论为基础、以强调“差别权”的方式提出来的。这使其似乎不像是以往所说的种族主义因而特别具有欺骗性与危险性。在“主张差别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文化差别的权利”的立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条件下，当代例如在法国，已经出现了“不明言的种族主义”，“这类种族主义既不靠近不平等，也不走向生物学上的种族。这类种族主义不援引纳粹的学说。这类种族主义既不出口伤人，也不明确呼唤仇恨。”

塔吉耶夫特别分析了上世纪 70－80 年代很有影响的法国人类学家克罗德·莱维-斯特劳斯。这位思想家在批判种族优劣论方面作出过贡献，但是“在莱维-斯特劳斯所捍卫的激进文化多元论的价值观中，无条件的标准是为保存文化多样性采取行动。这个立场我称之为差别论。结果是种族中心论导致的不宽容在人类学家看来拥有一种积极的价值，因为它起着既是保守的，又是差别性的机制的作用”。莱维-斯特劳斯主张：“人类社会的这种多样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每一种文化对抗周围的文化，表示其差别，总之是显示自我。”这可以说明各文化之间的“相对不可交流性”，以及将文化之间的“一定程度的不可渗透性”升华为价值和标准。某个人只要声称为一种文化的代表，就可以突出一些价值，对此保持自己的“忠实性”，并且“部分地或完全地”对其他价值，对其他文化选定的价值表现出“无动于衷”。莱维－斯特劳斯认为这是合理的。他甚至主张：“一切真正的创造都带着对其他价值的一定的听而不闻，甚至予以拒绝，如果不是全盘否定的话。”

莱维-斯特劳斯本人也许并非政治上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正如塔吉耶夫指出的：这种主张“有助于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以科学的名义’为一些与文化特性的专有性和民族特性的专有性



相关的不宽容形式进行翻案。因为大家知道当代的新民族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将民族看作种族模型和/或文化模型。而排外的民族主义正是以文化区别权或是种族特性权的名义表现自己，在公众中取得合法地位”。

塔吉耶夫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新种族主义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当代法国甚嚣尘上，这就是所谓勒庞现象。上次大选中法国新纳粹的代表人物勒庞表现的巨大煽动能力，使得在最基本的民主人权问题上持有共同底线的左右两派都大为震惊，并为此发动了罕见的左右派共同抵制勒庞的行动。而塔吉耶夫指出，勒庞的种族主义正是打着捍卫“差别权”的旗号。勒庞党人声称：“我们这些法国人要求我们的差别权……，我们的人民有支配自己的权利……，捍卫我们特性的权利”。于是，勒庞们鼓吹反犹，但并不像希特勒那样直接谩骂犹太人，而是谩骂所谓威胁了“差别权”的“世界主义者”。“将‘世界主义者’替代‘犹太人’，就可以混淆识别反犹太主义的标准”。勒庞们鼓吹驱逐非洲裔移民，但“不要说‘黑鬼滚下海去’，而要说必须‘安排第三世界的移民回家’。”因此，“‘在家里生活’的理想变成了反移民仇外思想的工具”。正如塔吉耶夫所说：“重新写入种族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既不需要‘种族’，也不需要‘不平等’或明确召唤仇恨，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它“以明白无误的、赤裸裸的方式道出了勒庞党人对于非欧洲移民（特别是马格里布移民）的想法”。

其实，类似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法国，我们可以举出比塔吉耶夫所举的更典型的例子。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前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这个政权不仅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想“同化”黑人的念头，反而一直在鼓动“黑人独立”。在它炮制出的一批号称“黑人家园”的“独立国家”中，不仅以土著酋长的暴政严厉镇压那种“妄图把白人的人权标准加之于黑人”的民主运动，而且大力扶植“因杨扎民族运动”、“祖鲁文化复兴运动”之类的部落“传统复兴”组织作为“执政党”。这些“党”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并与南非白人政权合作，以专制的“黑人家园”和“白人内部民主”相分离的形式维持种族隔离制度。

于是正如塔吉耶夫所说，“直接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竟可以以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价值的名义实施，所有这些都是新种族主义的高尚遁词，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是象征性的、微妙的和间接的种族主义，以关心‘文化’的道貌岸然，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倒所使用的‘美丽词语’。象征性的或掩饰性的新种族主义是适合于反种族主义时代的种族主义，也就是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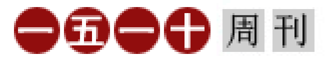


适应以抛弃种族主义的共识为特征的后纳粹时代的种族主义”。这种新种族主义的特点“首先是对文化相对论价值的翻转（‘种族’向‘文化’移位，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其次是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不可挽回的相互不可吸收性”。

因此，塔吉耶夫在指出近代种族主义的欧洲与近代起源的同时，又以更大的篇幅呼吁对种族主义的更深刻的批判与反省。他尤其指出不能把反种族主义变成一种浅薄的“后现代”或“现代性批判”游戏：“不能简单地将种族主义看作为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所武装的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看作为世俗化、分类思想和科学实证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结果之一”。因此，“我们不得不对种族主义重新定义，考虑到其许多表现，找出其改换语境的形式。作为一种激进文化论和激进差别论的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逐渐成形”。而人们对此缺乏警惕。在过去，“生物进化论和不平等主义被看作种族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人们天真地以为可以用文化相对论和差别权来对付这两者。”但是如今“种族主义最近的意识形态蜕变”却恰恰表现为从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塔吉耶夫因而提醒世人：“今天的戈比诺们和希特勒们不会在人们寻找他们的地方遇到。新的种族主义者也不像这些过去的面孔。富有进取心的反种族主义者必须停止再犯主要的战略战术错误，也即搞错敌人，没有弄清楚谁是真正的新敌人，只满足于针对那些令人反感的记忆”。

既不能把种族主义混同于一般的种族偏见，又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近代的、西方的与科学主义世俗主义的表现形式，那么种族主义究竟如何定义？对于这个问题，塔吉耶夫表示赞成科莱特·吉约曼的见解：种族主义指“一切包含持久性信号的排除性行为”。这是对人类流动性的反应，流动性导致了人类的混合，“种族主义想象的核心，可以说正是对混合的焦虑”。因此在本质上，种族主义必然是既反对普世主义，又反对个人自由，种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将脱离了集团类别的个体‘归位’”。而在当今，种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无差异或失去本性的惊恐，又表现为对差别的赞扬”。“文化的和差别性的新种族主义在法国通过国民阵线进入了政治，国民阵线的话语很能说明新种族主义归并到民族主义中去了。”





“偏见”难除，“制度”可改：究竟什么是种族主义

在对种族主义历史与现状的以上两方面分析基础上，塔吉耶夫提出了他对种族主义问题的本质所在和如何与种族主义作斗争的看法。

在血统优劣论类型的种族主义盛行时，被压迫族群强调自己的光荣历史、独特族性与自有认同以增强族群自豪感，是一种有效的反抗方式。但是在文化相对论类型的种族主义时代，上述方式似乎不再有效：此时强势族群完全可能“恭维”弱势族群：是啊，你们当年的历史多么辉煌，你们祖先在非洲生活得多么美好，那么，你们回去吧！去维护和享受你们的伟大传统吧。过去我们强迫你们皈依基督，现在我们觉得你们的多神崇拜很有美感值得作为珍稀品种来大力保留，这基督教就让我们白人勉为其难好啦。过去我们的祖先把你们的祖先抓来做奴隶，现在我们认错了，你们完全有权利回去！什么？你们不想行使这一权利？那就让我们“帮助”你们——把你们赶走！

显然，面对这种类型的种族主义，平等——尤其是所谓“文化平等”已经不是有效的反抗方式。所谓平等如果不是每个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那么“文化平等”反而可能成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口实，犹如在南非后期人们看到的那样。因此塔吉耶夫强调：种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将脱离了集团类别的个体‘归位’”，即它归根结底是对个体权利的漠视。

这一提法无疑会带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种族主义的制度化问题。塔吉耶夫并未有意识地强调这一点。但是他多次提到关于种族主义的“偏见、理论和行为”之不对称性。他引述了上世纪 30 年代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实验：学者同一对中国夫妇在美国旅行，他们在 245 家旅馆与餐馆受到正常接待，只有一家拒绝为其服务。然后学者向所有这些旅馆餐厅发出问卷，询问是否乐于接待中国顾客，结果却有 92－93％的回答是不乐意。这表明种族偏见与种族排斥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如塔吉耶夫所言：“不能仅仅从种族偏见或‘排外’的态度（如通过调查可以衡量到的那样）预见所谓种族主义的社会行为”。那种“假定偏见‘必然导致’暴力‘行动’，而行动意味着种族偏见或种族主义世界观”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而塔吉耶夫没有说、但笔者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是：只要承认价值多元化是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建立在个体价值差异基础上的"偏见"——无论是关于种族，还是关于阶级、文化、职业、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乃至其他方面的"偏见"大概永远无法消灭、甚至也许未必应当追求这样的消灭（正如我们未必应当追求"价值一律"）。关键在于如何防止这种"偏见"被"组织"起来变成一种侵权行动。

例如，也许我们无法要求一个白人（或黑人）姑娘在其他条件完全相等的黑白两位求婚者中不偏向白人（或黑人）小伙子，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存在着禁止或妨碍黑白通婚、歧视或刁难跨族家庭的法律或制度性规定。更细致地讲，一个白人姑娘不愿嫁给黑人，我们很难仅因此指责她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一个白人父亲阻止女儿嫁给其所爱的黑人小伙子，就难免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而假如一个政府出来禁止黑白通婚，那就是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了。但是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过相反的情况，即某些政权为了强制同化某个民族而禁止该族内婚，强制推行异族婚姻，那当然也是种族主义。

道理很简单：某个白姑娘不愿嫁黑小伙那是她的个人选择，即便这种选择是出于"偏见"，但作为个人选择她完全有保留这种或那种"偏见"的权利。然而如果她愿意嫁却受到父亲的阻挠，那么这个父亲已经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他个人偏见的问题了。如果政府这么做，那更是在整体上侵犯了人权。

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反对的种族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偏见"，它首先是一种具有某种强制性的安排，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无论是"反差别的"种族主义（如种族同化主义）还是"爱差异的"种族主义（如种族隔离主义），其要害正是这种侵犯人权和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强制性。如果以上面的叙述为例，即禁止黑白通婚与强制黑白通婚同样是"种族主义"的，而"反对种族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意味着婚姻自由。

由此塔吉耶夫提出了"种族主义的一种典型类型"：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共同特征首先是"个人或群体的本质主义分类意味着个体缩小到其所属的群体或其自然的或本质的原共同体的某种代表的地位。生来如此，也就如此。也应当停留在如此的地位。归属被认为不仅是作为风格和整个内容的思想的前提，也是标准的前提。……这等于是将个体非个体化了。"



以自由的名义：关于为什么以及如何反对种族主义

这样也就提出了塔吉耶夫所说的"反种族主义的根据"问题。为什么种族主义是坏的？是因为它妨碍了人类大同？还是因为它侵犯了人们间的差异？塔吉耶夫分析了几种关于"为什么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的答案："以启蒙思想的名义"；"以科学真理的名义"；"以善的名义"；"以避免最坏的名义"；"以和平和平等的名义"；"以差别权的名义"。他针对这六种回答都提出了质疑，然而他并没有给出自己的正面回答。

但是笔者认为塔吉耶夫实际上已经通过全书的叙述阐明了他的回答。那就是"以自由的名义"。塔吉耶夫认可多元主义，但条件是"文化多元主义"不能成为推行"文化内一元化"的借口。真正的多元主义必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而无论是"反差异的"还是"爱差异的"种族主义，其共同点都是剥夺这种选择权，通过"将个体非个体化"而导致将人非人化。塔吉耶夫此书最后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书中这样一句话："反种族主义的根本两难命题是：必须尊重差别，一边保持人类的多样性；或是混合的义务，一边实现人类的同一性。"

而这个人类同一性指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能够摆脱这种"两难命题"的"同一性"指的只能是：自由。一个人（注意：必须落实到每个有意志的自然人，而不仅仅是似乎与谁都有关又无关的、不知由谁来代表、谁有权代表其意志的某个抽象的"全体"）无论属于哪个种族，他都有权利（在不侵害别人类似权利的前提下）认同于或是"认异"于他想认同或认异的那个或那些"文化"。换言之，真正有意义的"文化多元主义"，其"多元"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而不是仅仅落实到某些密不透风的"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知由谁划定，由谁代表，人们既不能从中出来，也不能由外进去。"文化多元主义"如果仅仅是要加固这些"文化箱子"并把世间众人分别装进这些箱子里去，那它就蜕变为不折不扣的文化种族主义了。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多元"了，会不会把这个"文化"给解构掉，人们的"差别"也将不复存在？当然不会！正如信仰自由只是解构掉了神权专制与异端审判，却不会解构掉宗教本身，也

不会消除各宗教的差异及各自的个性一样。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世间亿万兆民各自的种种个性或曰“偏见”都不会消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偏见”类似的人们还是会凝聚共识而形成各种“文化”。而且在此情况下“差异权”虽然不能成为让人就范的强制手段，“差异”却不会因此消释：归根结底，如果一个民族或“文化”中的每个人都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与创造力，又何愁这个民族或“文化”会没有自己的个性与创造力？

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反种族主义意味着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强制行为，不管这种强制是公然打出种族的旗号还是隐蔽在诸如“文化”之类的字眼下。这样反对种族主义，就是反对强制同化，但决不是“强制反同化”。相反，真正反种族主义的立场必须反对在种族或“文化”问题上的一切强制：既反对强制同化，也反对“强制反同化”。在主张文化多元化或所谓“差别”的同时，应当申明每个人都有：（1）选择特定的文化认同或不认同的自由，（2）同时认同多个文化的自由，（3）认同某些文化的某些部分而不认同另一些部分的自由，（4）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他人。“文化多元主义”如果不包括上述原则，那就很有可能（而且事实上已经）造成以文化间多元主义为理由实行“文化内一元主义“、以文化特殊为借口践踏民主、自由、人权的弊端——这就是塔吉耶夫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秦晖，学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6/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陈仲伟：中国人也是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

随着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交往的日益密切，普通中国人对黑人的态度逐渐受到关注。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程映虹在最新一期的《中国季刊》上就此撰文，他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人对黑人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可以分为校园中的种族主义与网络中的种族主义。

在程映宏看来，对黑人的种族偏见由态度转为集体行动肇始于 70 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以分别于 1979 年、1986 年、1988 年、1989 年发生在上海华东纺织学院、天津、南京河海大学和北京的反黑人运动为显著事件。这种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行动与学生呼吁民主的运动戏剧化地结合在一起，排斥黑人的校园运动以 1988 年平安夜河海大学黑人留学生为留宿不明身份的女子而打伤中国宿管引发的抗议达到顶峰。大量令人侧目的标语如“打倒黑鬼”“黑鬼滚出去”“杀黑鬼”之类与争取人权、呼吁政改的横幅出现在一起。

《纽约时报》当时曾发表一篇中国学生对南京事件的声明，声称“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更广阔和文明的世界，但这并非是说我们将用自己奋斗的果实去喂养不文明的非洲，让黑人在我们的校园里晃悠并引诱我们中国姑娘，把他们在热带森林中养成的习惯影响我们的学习，滥用我们的好客和宽容……如果这些非洲学生不纠正自己，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严厉的有关‘友谊’的教训。这些教训来自美国人的经验，他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社会中的黑人。”后八九时代，海外人权活动家依然与非洲人权活动井水不犯河水。

作者认为，引发校园种族歧视的近因是，改革开放后知识人以美欧日为师，视非洲为现代化的末流，视非洲人为劣等，而在本国教育尚落后与贫困时，政府将资金大量用于扶持非洲国家被看作浪费。作者引用 Frank DiKötter 的观点认为，其思想根源在“华夷之辨”所体现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晚清的合流。因此，追求民主与歧视黑人不过是现代化诉求与“球籍”焦虑的一体两面。



南京河海大学事件过去二十年后，互联网极大便利了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集结，使之取代校园成为种族主义的主要空间。这些网民对非洲的见解与民族主义思想要置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背景中来考察。

2009 年 7 月 15 日，两名非洲人在广州因躲避警方检查而受伤，继而引发上百名非洲人聚集和围堵派出所抗议，这一事件引爆了非洲人在华的议题。作者分析了此事件前后《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环球时报》、《南都周刊》对非洲人在华议题报道中的用语，认为它们依然隐含着视非洲为原始、落后的弦外之音，而忽视了非洲作为中国低端产品的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这一事件与相关报道引发了各大论坛对非洲人的偏见，谩骂之外，不少观点通过引证 19 世纪的优生学而披上科学与理性的外衣，也使稍后在东方卫视《加油！东方天使》出镜的中非混血女娄静及其中国母亲备受关注并饱受非议。

曾在法国读书并出任世行埃塞俄比亚项目办公室主任，有着十多年非洲经历的独立学者刘植荣写过两篇博文：《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受歧视》，《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这两篇博文点击量均不低于十万，后一篇还被《环球时报》（英文版）刊载。这两篇同主题文章时间相差不过一周却风格迥异，前一篇痛陈国人在非洲总遭遇警方与行政机构不公正的待遇，认为中国对非援助是肉包子打狗，并将国人与欧美人在非洲的差别待遇归结于中国未曾殖民非洲，提出非洲是否值得援助之问，文中夹杂大量种族主义词汇。而后一篇则相对客观地列举了非洲人歧视国人的九大原因。

程映虹认为，前一篇才是作者的真实想法。他指出：刘文忽视了 60 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在外交方面对中国的支持，非洲资源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 70 年代中苏在安哥拉展开的代理人战争。作者梳理了新浪博客、中华网、中华网军事论坛对刘文的回帖，发现网民们大致有三个主要观点：非洲不值得援助，只有征服才能赢得尊敬；大陆和台湾为拼外交而竞相在非洲派糖，有违两岸共同福祉，应对台湾采取行动；对非洲，中国政府应施威而非溺爱。这些观点将种族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



作者发现，很多人基于自己在非洲的经历而得出歧视性看法，譬如非洲人差别对待，警方、海关等部门刻意刁难中国人以索取贿赂，而中国使馆出于外交需要，不能很好保护其公民。2009 年 8 月，外交部在青田县举行的“树立海外中国公民文明形象宣传月”中，却抱怨在海外的商人与游客“缺乏法律意识、违背商业道德、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劳务人员因派出单位管理不到位引发劳务纠纷等”损害了中国形象，耗费了外交资源，并给外交部门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作者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窘境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招致的，如中国政府为了换取资源无原则地支持独裁政府；中国企业雇工时的霸王条款，违约，乃至仅雇佣中国人，不能给当地提供就业；缺乏劳动保护，排斥工会；不尊重当地文化与宗教，倾销质次产品甚至假冒伪劣产品，勾结当地精英进行商业欺诈，缺乏商业伦理等。

在程映虹看来，历史上中国人作为种族主义受害者的经验导致我们很难直面自己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凭借商业文化广泛传播，而国人不自知或刻意回避，譬如黑人牙膏（黑人牙膏的英文名 DARKIE 曾因涉嫌歧视而改为 DARLIE）与黑妹牙膏。再比如，上海世博会的伊利赞助广告中提及“七千万世博游客”，相应图片里却只有华人与白人孩子。

与这些偶发事件相伴的，还有某种凭借教育与流行文化广泛传播的系统的种族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常常掺杂在民族主义中。如周口店成为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河殇》中通过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生物学特征与血统的纯洁来塑造中国人的身份；侯德健的《龙的传人》中“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同样将生理特征与图腾崇拜结合乃至成为百首爱国主义歌曲之一；王力宏基于美国出生的身份对《龙的传人》的翻唱与演绎；谢霆锋为庆祝申奥成功创作的《黄种人》所受的热捧等。作为商业策略，这些海外歌星的“爱国朝贡”为种族主义言说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提供了捷径。

作者指出，通过 80 年代以来对非洲的偏见从校园种族主义向网络种族主义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洞悉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如何相互强化，相互验证。

作者最后警告，随着中国的崛起，如果披着国家利益与爱国主义外衣的种族主义不经检讨，那么 George Mosse 所说的"如果国家持续性的以国族特征建构认同，那么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就会合流"将得到应验。

（本专栏由政见 http://cnpolitics.org/供稿。）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广东沙溪、顺德连发群体性事件

6 月 25 日傍晚，广东**中山沙溪**发生一起聚集事件，据官方通报是因当地小学生与一名重庆籍少年冲突，随后当地村民将少年脸部打伤，随后少年的亲属赶来理论，导致 300 多人聚集至 26 日凌晨。而据当地网友得到直播，26 日白天仍有不少群众聚集，而且同警方发生了冲突，镇政府被围攻，有警车被掀翻。当地派出武警进行了维稳。
新闻：http://fmn.cc/Q9c77X
视频：http://fmn.cc/KLR6AK

沙溪事件进行到 6 月 26 日，当晚官方虽然称已经进行了清场，并带走了 20 名闹事者且无人伤亡，不过据当地居民表示，当地聚集事件一直持续到半夜也未停歇，且公交总站中的汽车也被烧毁。26 日下午，有当地网友拍摄到大批军车进入沙溪帮助维稳，同时网络上有关沙溪的关键词开始被屏蔽。
新闻：http://fmn.cc/LOQesV
视频：http://fmn.cc/KLRWO1
http://fmn.cc/MXqB6N

6 月 27 日是**中山沙溪**事件的第三天，当晚仍有不少网友表示暴力事件仍在继续，当地居民纷纷赶在戒严之前回到家中。有照片显示有公交车被烧毁，浓烟即便很远也可以见到，同时官方还播出了涉事的重庆籍少年和他父亲的影像以破除谣言。还有一名网友因被控传播“谣言”而被警方拘捕。
新闻：http://fmn.cc/MXp2pm
25、26 日图集：http://fmn.cc/MXJ9nn

广东**顺德左滩村**村民 6 月 25 日集中到村委会，要求村书记就私卖村内土地问题给个说法，不过十个多小时过后仍没有解决问题，凌晨两点左右村民同现场想要带走村书记的数百名防暴警察爆发了冲突，现场有警车被推翻，多名村民受伤入院。左滩村去年还有村民举报过存在选举舞弊的情况。
新闻：http://fmn.cc/LNs9mb



随后官方通报了**左滩村**民表达诉求被殴伤一事，通报称 2、30 名村民进入村委会开会现场，并将村委会主任与一名副主任围堵在车内，直至 6 月 26 日凌晨 2 时 40 分，公安机关把被困九个多小时的两名村干部解救出来，过程中部分村民向执法民警投掷石块，并将停放在附近的一辆警车推翻。事件中有七八名村民受伤，另有一名 70 多岁村民送往医院留院观察。
新闻：http://fmn.cc/LOQKXJ

中国计划生育

镇坪强制引产事件仍在继续，由于认为政府给出的处理不够诚意，而且一家人被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停劝说和跟踪，冯建梅无奈之下接受了一家德国媒体的采访，且仅仅讲述了被强制引产的过程，随后曾家镇政府组织人员到邓家门口打出横幅指其是“卖国贼”，要将他们赶出曾家镇。
新闻：http://fmn.cc/OhfJri

与此同时，**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本月 20 日欲赴北京寻求法律援助并接受采访，却遭遇当地政府延误和劝回，更在 22 日遭到了县政府 20 多个人的拦阻和殴打，官方却回应称打人者为“酒疯子”。
新闻：http://fmn.cc/MXJHtu

陕西省安康市 26 日通报了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认定这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件，并对镇坪县七名相关的干部进行了处理。
新闻：http://fmn.cc/MXJhn1

冯建梅的遭遇引发了各界关注，对于市政府的处理结果，小姑子邓吉彩在医院里说，他们家对政府的处理感到不满。她说，目前，他们做的就是处罚了个别领导，但还没有对把我嫂子拖进医院进行引产的直接责任人做出任何处罚；还没有追究任何一个人的刑事责任。邓吉彩还要求有关部门查出指挥周末抗议活动的责任人，也就是组织称她家是“卖国贼”的人。
新闻：http://fmn.cc/MXwwsI

计划生育工作引发了中国全社会的热议，**国家计生委**表示近日将派出 10 个督察组，赴 19 个重点省（区、市）进行督察，重点要督察和纠正基层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等环节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排察社会不稳定因素，化解信访积案和社会矛盾。
新闻：http://fmn.cc/MXwEIC

重庆

同英籍商人尼尔·伍德被杀一案有密切关系的法国建筑师 Patrick Devillers 近日在**柬埔寨**被捕，中法都提出了引渡要求，本周柬埔寨表示不会将他引渡到中国。而且柬埔寨至今还没有获得 Devillers 犯下罪行的证据，相关部门正在对此案展开调查。法国建筑师 Devillers 在上世纪 90 年代薄熙来开始担任大连市长时帮助薄重新建设了这个中国东北的城市。
新闻：http://fmn.cc/LuxLW9

日本《朝日新闻》6 月 26 日起开始刊登题为"红色的党"专题，通过采访大连市有关人员、薄家亲友、薄熙来的老同学等，从侧面详述了薄熙来的崛起。报道以 1999 年 8 月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亲自视察大连的十天开始，讲述了诸多不为人知的消息。
新闻：http://fmn.cc/LMavh0

6 月 27 日的《**重庆**日报》报道称，"6 月 26 日，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传达了市第四次党代会和市委四届一次全委会精神，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人事免职事项的议案，接受了个别人大代表提出的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
新闻：http://fmn.cc/MXJTZG

中国香港

香港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山顶大宅被指违建，并在 6 月 25 日上午开始清拆，香港传媒再次租用吊车对僭建的拆除过程进行了直播。
新闻：http://fmn.cc/MNCvlx
http://fmn.cc/Luyuqd

前香港行政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呼吁香港市民，包容内地所发生的"很特殊的个别事件"，被认为是指**李旺阳**死亡一事。李卓人形容董建华此说等同呼吁港人容忍谋杀，港人实在难以接受。
新闻：http://fmn.cc/MXGU3t

香港记者协会进行的业界调查发现，86.9%受访新闻界认为，曾荫权治下的新闻自由有所倒退，比 07 年的同类调查多 28 个百分点，显示新闻自由倒退已成为一个趋势，情况令人忧虑。另外，受访者认为，新闻自由倒退的最主要原因是执政者收紧信息发放及阻碍传媒采访，比率超越自我审查。
新闻：http://fmn.cc/MXKg6D



《**南华早报**》此前自我审查，总编王向伟下令压缩李旺阳的报道幅度，而曾经与该报合作多年的记者慕亦仁说，从去年 9 月收到不续约的通知开始，他的多篇敏感报道都未被刊登或遭遇被缩减，他本人认为自己是因为报道题材敏感所以未获续约。
新闻：http://fmn.cc/MXKnPK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由于入渔时间已到，**中国农业部** 6 月 27 日发布通知强调，中朝双方将严厉打击渔船赴朝鲜东部海域非法作业。《通知》要求山东省、辽宁省和大连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朝鲜东部海域项目的敏感、复杂性，从维护中朝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出发，切实加强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新闻：http://fmn.cc/MTCIDK

6 月 25 日，《北京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的文章，文中写道，中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还不到 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占了将近 55%，全世界都没有像这样的调查结果。
新闻：http://fmn.cc/MXKDOt

《南都周刊》近日刊登文章"大坝下的囚徒"，指出**长江**上游干流和支流梯级水电站的全面开展，对鲟类洄游造成了阻碍，导致其繁衍发生危机，而目前不止鲟类，其他长江鱼类的命运也令人堪忧。
新闻：http://fmn.cc/LxJv8u

近日一段视频引发了人们的关注，6 月 17 日**山东临沂**一女医学讲师撞倒一对母女，并脱光衣服横躺在救护车前阻止医护人员抢救伤者，最终导致小女孩当场死亡，女孩的母亲则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这名肇事者目前已被刑拘，并将进行精神鉴定。
新闻：http://fmn.cc/MXKFWR

25 日，来自最高法、司法部以及一些学术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的法官、检察官和专家、律师等人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关于"**嫖宿幼女罪**"的专题研讨会。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也曾表示会成立调研小组，选取嫖宿幼女案件多发地区进行调研。
新闻：http://fmn.cc/MXKPNT

27 日，多名微博网友同时在网上实名举报，**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某物理教师曾多次以"检查身体"为由，对男学生做出有违师德的举动。这些网友微博留言表明都是当年受害者，希望通过打

破沉默，引起校方乃至社会对此类问题的重视。截至发稿时，华师二附中的官方微博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表示张大同已被免职解聘
新闻：http://fmn.cc/QiuzLo

本周，《**解放军报**》报道称，总政治部、军委纪委日前下发规定，要求将领导干部的收入情况、房产情况和投资情况纳入报告范围，据悉，这是为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而进行的举措。
新闻：http://fmn.cc/LEcrIn

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27 日在北京说，2011 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简称“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93.64 亿元人民币。另外，2011 年支出的出国（境）经费为 19.77 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为 59.15 亿元，公务接待费为 14.72 亿元。
新闻：http://fmn.cc/MXL1N8

25 日一名网友发表了**南京城管**将摊贩踩在脚下的照片，而官方起初回复媒体称是“系协管失足”。27 日晚，南京建邺区通告称，不是失足而是协管为防止摊贩反抗而用脚踩踏他，街道负责人亦发布错误信息误导媒体。
新闻：http://fmn.cc/LOSjVB
http://fmn.cc/QiIbqf

中国武汉的**富士康**代工厂一名工人表示，虽然厂房说要给他们涨薪，但是不再包吃包住，因此到手的钱同之前并无差别，而且工作强度之大令人无法忍受，工厂绞尽脑汁提高产量，而工人们则抱怨“上班累，没什么朋友，工资少，规矩多”。富士康的产品遍及全世界，却鲜有人关心这些产品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新闻：http://fmn.cc/MXLajH

6 月 27 日，审计署表示，**铁道部**在京沪高铁的全线土建招标中存在违规现象，而且铁道部在 2011 年的预算执行和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尤其受到关注的是，2009 年至 2010 年，铁道部在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投资 1850 万元制作了中国铁路宣传片，审计署还强调称，该铁路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
新闻：http://fmn.cc/QivECV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黄雯怡、丁昕、刘垚

校订：冯自强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